

黃安初乘

卷之五

風俗



風俗

積習成風風漸成俗從來矣綜其大

較

較一時有一時之風一邑有一邑之風一鄉有一鄉之風折觀之卽一家有一家之風也據舊志所述諸謾然爾豈今昔異致耶茲據余所覩記者志風俗令省方者鑒觀焉

按隋志云黃俗尚淳實多儉約蘇文忠云山水清遠士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粹而不陋寧德樂道異于他邦張耒雜志云農

情而田事不脩。諸自黃郡槩言之也。今質之諸  
邑或不盡然。惟黃安多近是。朱晦菴謂齊安在  
江淮間最爲窮僻。以王翰林韓忠獻蘇文忠宦  
此謂之辱居。今齊安哀然稱名郡矣。惟黃安分  
壤至今尤窮僻也。然聞成弘間民生頗爲殷盛。  
黎甌多老成。不入城市。不見官府者。憶余兒時  
猶及見里中田舍翁。歲時頻以酒食相徵召。主  
賓俱冠廣簷帽。衣寬博直身衣。腰絛而束之。金  
鈞往來乘良駿。家僮鳴鉦執盾前。道歲節或益

以鼓吹。主人具酒饌于門。以待至。輒浮巨觥相  
酬勸。俗謂之接路。蓋不及座而先已酣然。詭浪  
歡呼。不知責苛禮也。其一應輸將踐更事。悉托  
之市獮。一倍再倍。不解計算。大都其淳未撓其  
朴未散矣。乃國中仕宦者。類貧窘甚。或不給朝  
夕常仰貸。吾里出入策款段。蒼頭負橐。以隨。聞  
有從使老婢者。卽內室。趨寧多不能具。輜輶諸  
世族躋膺仕者。往往而是。夫我生之初。距今才  
六紀耳。其風猶然。前是豕宰。趨而殺秧布田不



黃安所現  
虛耶乃嘉靖中葉此壤鞠爲盜藪劫奪囂訟閭閻漸空環視細民第身有完服跨蹇道上行卽已豪于里中矣而國中冠族宦家大都視昔若異趣也逮嘉隆之際里中二三子賴天所啓倡明斯學朋輩因之興起聯會講業間誦巷歌以聚友談道爲高以華競厚營爲耻卽窮簷側陋之士或羞睨持衡而綠林揭竿之魁亦回心賣劍蓋雖民生凋瘵茲尚未瘳而士類津津嚮往庶無慙蘇公所稱尊德樂道云矣謂一時有一

時之風非耶若自三卿析觀之雖其熒隱叅互不相益掩綜其大較亦若不侔太仙人多柔善質木頃寓縣近地法令益易馴矣或鄙其儉嗇而淪于陋則貧故之以也中和人多勁氣卽貧而丐者亦不作頽靡乞憐狀乃其傲也或夜于訟而多遺負焉潺源人士類狷謹而幸好客顧絕僻之物周南之流風猶傲也喪葬侈于款賓而疎于慎終歲時淫于醮祠而缺于追遠三卿之裔大都溺于習矣又盜王訟師時或有之此

不美之尤官司之所苦也舊志所云田事不脩  
太仙源猶然中和之南則稍異耳所謂一鄉  
有一鄉之風蓋如此又自里中三五巨族觀之  
秦氏之族習禮容雖膈眦之眩遇人于途亦釋  
耒相拱揖也方氏之族多負性使氣骨肉少恩  
有自矣近二三賢者起而維之冀可漸格也王  
氏前輩篤于友誼子姓衆之交情至今可觀吳  
氏纖勤治生力于耕織奕世孝友餘風猶有存  
焉趙氏質任真率卽新姻疎客不飭縟禮余宗  
質性仁柔大耐忍辱及此圯族卽鮮終矣所謂  
一家有一家之風類如此雖然林宗之里巾多  
折角叔敖令郢民自高車彼愛尚相奪與時回  
變囿于風而靡然不自知者細民也知風之自  
慎厥標表于以起弊還淳振俗陶物則存乎其  
人矣



人矣

動風飄表于以賦其聲草然谷園於限并平其  
變園于風而飄然不自味者味男也味風之自  
味角味妹命限男自高車如愛尚味奪與執回  
一案自一案之風騰吹此雖然林宗之里山必  
賈卦之案大極必尋又此吐其唱無絲矣此語

景賢

蘇子瞻曰光黃之間多異人維我分壤寔在  
光黃間也顧子瞻所謂異人方山子之流也  
與余異指昔孟子所稱異人以其所以存心  
者足法天下傳後世云耳吾壤山川所毓豈  
無若人之儔哉遐哉邈矣茲據所聞于近代  
者志景賢往雖歎稽來可續焉

吳公名應澍閩南招撫使季子也公生七歲而  
孤及長通儒業習國語博學多能以德義為鄉

里所欽長兄曰東山兩淮鹽場司沒無後繼以  
次兄之次子南山亦早逝遺孤五人女六人公  
撫教如已出男爲娶女爲嫁旣以已財拓其產  
業數倍于前又以所置產業與已子均分之陽  
邏至桃花故達京孔道也地高得水甚艱公鑿  
井一十九所家汲以濟人其道驅險不通車馬  
公爲夷險砌石作橋若干所行旅便之每歲施  
棺以濟死者日施粥以濟途人建義塾招名師  
以訓鄉里子弟名士大夫若吳草廬魯子翬龍

麟洲黃子肅平章乞住忽刺及右丞扎忽忽台  
參政龔友輔御史李子原皆與公交天曆己巳  
湖省平章司薦公德義不求聞達上遣異珍庫  
大使陶肅卿齎詔徵之公不起御書西山二字  
褒之人至今稱西山先生云萬曆十二季知縣  
余相申詳學道王圻批允崇祀鄉賢祠錄其胤  
衣巾奉祀

贊曰吳公長者富好行德鑿井爲梁炊糜道  
設涉者靡病行者得食懿德升聞西山幾之



黃安元  
佑啓後人簪纓

吳公名榮一中和里人洪武初棲中和石壁山種蔬養鶴博覽豪吟凌轍巢許嘗荷鏡斲藥濟人後徙於菟厥後有王瓚及思裕者俱以隱德名  
贊曰鳳翔千仞鸞嚇腐鼠有美吳公高騫冥舉蟬蛻塵埃石壁是宇斲藥種蔬一鶴容與博覽豪吟凌轍巢許

吳公名琳字朝陽中和里人西山先生子也公性資純篤力于問學通毛詩小戴記平陳之歲太祖徵用荆楚名儒用詹同薦召爲國子博士與同龔教胄子公才藻不及同至商確經義賈豐不倦同自謂不及公遠甚上海聽政暇召公咨時事輒進嘉言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貳鹺臺皆效職有才名入爲起居注吳元季命同魏觀求遺賢于四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闈鄉試上曰琳經學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賜誥褒美之

時給事中侯庸署侍郎事公既入吏部與詹同  
送視事尋公以老乞致仕既家居 上嘗遣使

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

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家何在

其人尚在否農人斂手對曰琳是也使者還白

狀 上益重之弟琛字天錫歷官衢州府同知

補公沒久子孫寢微其墓塋爲隣豪侵埋矣萬

曆二季知縣應存初始爲封其北域按此隆萬

曆十二季知縣余相申許學道王圻批允崇祀

鄉賢祠廖太史曰周官冢宰厥任惟重 聖

祖法周建官公首被命躬遭異數千載一時其

勒鴻流茂樹不朽矣

贊曰冢宰之職厥惟艱哉位統百寮象應三

台代天弘化體國求才吐哺握髮推行化裁

彼美吳公謨明弼諧

詹公名同字同文舊名書其先婺源人也生而

穎靈獨抱奇氣元學士虞集以其弟槃之子妻

之至正中舉茂才異等授柳州路學正遇亂道



梗因家黃州僞漢徵爲學士承旨兼御史 高  
皇帝平陳召爲國子博士易今名陞考功郎中  
丙午爲起居注時命有司求遺書 上謂公曰  
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  
事漢武帝購求遺書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  
始可得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表章六經  
開闡帝王之學大有功于後世吾每于宮中無  
事輒取孔氏之言觀之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真治國之良規孔子誠爲萬世師也命考宗廟

時饗禮吳元季

上謂公等曰國史睿直筆予

平日言行是非善惡汝等皆當直書勿隱諱使

後世觀之不失其實洪武元季四月命畫古季

行及起家戰伐歷試愁苦爲圖以垂世訓 上

謂同日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

善餘慶以及于朕今圖茲以貽子孫俾知王業

艱難公對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上

曰富賚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生

長深宮惟見富賚易于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

難故示之俾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嘗正音樂  
進所訂釋奠樂章下太常用之是季以翰林待  
制遷直學士明季陞侍讀學士劉基疏請加禮  
大臣公因取戴記及賈誼疏以進且復開說劉  
切 上深納之又嘗 諭公曰古人爲文章或  
以明道德或以通當世之務典謨之言明白易  
知無深怪險僻之語至如孔明出師表亦何嘗  
雕刻爲文而誠意溢出使人誦之自然忠義感  
激近世文士不究道德之本不達當世之務詞

雖艱深意實淺近即使過于司馬相如楊雄何  
裨實用自今翰林爲文但取通道道理明時務者  
無事浮藻四季陞吏部尚書有 勅諭之六季  
爲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 上御奉天門謂公  
曰論行事于目前不若鑒之于往古卿儒者試  
言古先帝王爲治之道公對曰帝王之治莫善  
于唐虞三代可以爲萬世法 上曰三代而上  
治本于心三代而下治本于法由于心者道德  
仁義其用爲無窮由于法者權謀術數其用有



時而窮然爲治者違乎道德仁義必入于權謀  
術數甚矣擇術不可不慎也是季命公與宋  
濂等脩日曆爲總裁官七年五月書成自而上  
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冬十二月凡征伐次第  
禮樂沿革刑政設施羣臣功過四朝貢之類  
莫不具載爲一百卷藏金匱副在秘書監公及  
宋濂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  
請如唐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爲書以  
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類自敬天至制

凡五卷名皇明寶訓凡有聖政史官日記  
錄之隨類增入與劉基宋濂侍燕便殿公被酒  
還揮毫賦詩贈黃昶字大如筆會 上傳宣公  
餘醒未解 上謂公曰卿醉未醒耶公對曰臣  
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秀才謂昶也 上曰  
詩何在曰在史館中 命濂亟取之 上咲曰  
朕卽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尋以老乞歸 上  
賜之勅褒嘉之以翰林學士致仕未幾復起爲  
學士承旨公操行耿介終始清白所著有天衢

吟嘯及海涓集于徽歷官監察都御史僉都御史洪武十七季陞左都御史十九季上以徽奉職公勤詔復其家二十季爲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明季以公子太子洗馬敘爲尚寶丞二十五季加太子少保兼吏部尚書都御史公以才勝大誥稱徽剛斷嫉惡不容奸僞使吏髮逐面垢容愁肌瘦不異羈囚以不得肆其貪故若是父子俱爲吏部尚書自公始後坐藍黨死徽第三子世家于此從子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兼歐虞韓柳體凡宮殿城門坊扁皆其所書廖太史曰詹公獻納忠懇被寵優渥天造建侯各因其材尔矣可謂榮哉

贊曰鳥惟擇木魚則依水君臣同遊保全終始苟弗善始焉克令終於昭豪傑附鳳攀龍玉堂視草銓衡秉鑑倚與依哉皇謨斯贊鄒公名來學字時敏太平里人宣德癸丑進士初授戶部主事轉員外郎從靖遠伯王驥征麓川以功陞郎中母憂服闋改通政司右叅議督



儲于永平山海正統己巳報警京城擢右僉都御史節制軍務巡視畿甸東北諸關隘時人情洶洶庭臣懾息惟謀城守公請擇文武大臣各帥軍據險以要其歸路大軍從而逐之內外夾攻宜無不殄滅者于是命公帥所部趨紫荆關易州等處偕昌平侯楊洪追躡其後方當百務叢脞之際公綜覈名實刻期樹功繕倉庾轉芻粟築城浚池立屯堡精器械舉將練兵事爲之所京師賴扞蔽焉景泰癸酉陟副都御史命兼制居庸倒馬白羊龍泉等關而邊境無虞矣甲戌東南數郡大旱百姓騷然朝廷材公又改命巡撫蘇松常鎮賑之于是蠲逋負免徭役發廩勸公興水利督耕作詢察吏治旌良儆貪讒謗不恤上疏畧曰天之降災未有如今日之甚民之饑饉未有如蘇松之甚臣巡歷郡邑體驗民情灰者相枕連途生者號啼盈市棄家蕩產鬻妻賣子在在有之臣已令郡縣稍有倉廩者按月關給賑濟或移粟于鄰壤或貸種于富家八

未完糧草買辦差徭之類俱令停止人心僅安  
生理少遂奈疫疾流行匪直蘇松雖嘉湖常鎮  
亦然生民之患莫重于此又小麥將熟忽皆黃  
朽事出不測空腹待食惶惶失望以土沃民庶  
之地變爲嗟怨愁嘆之墟推其所自必有所召  
皇上中興以來法祖敬天愛人節用豈期郡  
邑之官忍心害理科歛侵欺詞訟旁午而不問  
圖固克盈而不理里閭姦徒包納供應以官錢  
爲私貨以公廩爲家資大家豪戶凌虐小民剝  
削膏脂罄空杆軸其他宿弊不能枚舉臣將已  
甚者執問如律餘令警省自新夫守令生民之  
父母巡撫又守令之表率今災異如此雖守令  
之過實臣之罪也伏望慎選剛明廉幹者任巡  
撫之責庶天心可回災患可弭矣上褒答之  
公又請存京儲以備賑濟復輪運以省勞費時  
善其議竟以勞瘁成疾及歸議事而道卒上  
遣官致祭命有司歸喪營葬孫騏登進士歷  
都給事中出補參議廖太史曰禮有之以勞定



國以灰勤事則祀之余觀國史來學剽繁理劇  
錯節盤根憂國如家恤民如子卒之盡瘁以灰  
可不謂勞乎

贊曰已巳之變邊塵蔽空龍關失險狼望疇  
從耿若鄒公矢其精忠敷奏以言明試以功  
載諸國史盟于鼎鐘

教授公諱光字謙甫初諱大喜公生十九始發  
憤爲舉子業治胡氏春秋茹苦刻苦刻厲季踰立士  
譽漸起然救冠決履餐粗糲以爲常卽輕俊者

以朴陋姍之不爲耻也弘治辛酉歲比公試郡  
邑俱高等尋爲督學所抑乃書上御史御史奇  
之得入試遂與計偕上春官第乙榜授河陰教  
諭公課諸庠士旦晚勤勞如課家子弟河陰故  
下邑時無中試者公以是考下左遷儀真司訓  
晉江陰教諭已晉衢州府教授蓋始終儒官云  
歷聘典試事所在得人爲多弘治甲子于四川  
正德丁卯于順天嘉靖壬午于福建乙酉則主  
試雲貴也初四川之聘未至也有貴勢人預訶

知使人負重賄丐錄其子公坐堂上引燭焚其書麾使出之曰嗟天乎監在茲矣而敢枯此良耶公性篤孝念養不逮親居常悲愴有詩曰父母人皆有如何我獨無茫茫天地裏自覺此身孤至今誦者感動焉遇族子姪猶子輪携宦邸督教之從弟大賓配彭氏寡居有志操公歲製衣珥貽之又爲出貲顧備代其子令得力學例得蠲復悉歸之族人歲歛斤俸賑焉嘗慕范文正公之爲人欲置義庄建義塾蓋味于祖宗積德而始發于吾之言也事雖未就志可模已

贊曰弱冠發憤踰立成名三遷造士四聘秉文永言敦睦尚友古人志雖未竟芳軌猶存彭先生名白字公甫學者宗之稱爲東峩先生大父諱文明業儒以胡氏春秋教授弟子多有顯者父鳳儀中正德己卯鄉試蚤卒先生生甫四歲而孤識趣穎異不羣自幼無童子之過髫時侍諸薦紳燕聆坐中語或較計名位或兢羨物產輒心鄙之謂所善曰諸讀聖賢書列冠裳



受國重祿者耳其語率齷齪若是世何賴焉  
乃聞同類一善言懿行終身識之不忘稍長讀  
書不善強記願務根極理要時以聖賢語反躬  
省証一日讀性理羣書忽大感奮慨然有必爲  
聖人之志嘗爲帙藉記日履上題曰天監在茲  
雖念慮之微夢寐之隱少違于道忡忡竟日焉  
甫踰冠舉已酉省試益孜孜以明道善俗爲已  
任窶空茹苦晏如也有同季友寓書趨之謁當  
路援例干請緘中附寄和什有不解如何是坐

忘之句先生裁荅云顏子坐忘當于簞瓢中求  
之其友慙而止壬子歲病餽粥不給歲當計偕  
例有道里費同季代取貽之先生恚曰此爲計  
偕故吾旣病安敢濫此爲朝夕計卒還之公帑  
病亟友朋唁之有流涕披面者先生嘆曰古人  
舍生以取義吾命自天非舍也妖壽不二君何  
悲爲卒季僅二十九家人不能治斂其同志友  
劉思召等醵金殯之先生學慕宋儒以誠敬爲  
宗平生無妄語清操雅度望之知爲有道士少

英毅端重不屑與庸俗人伍長克養益粹賢愚  
僉受其益至今里中後生彬彬興起志學多其  
信道云隆慶某季督學顏鯨批允崇祀御賢祠  
贊曰卓哉公甫幼而岐嶷長志聖學左繩右  
規俗庸是鄙賢哲是師取嚴一介之夙靡移  
宮墻俎豆僉曰允宜

方公名民懷字懋元自少狷謹稍長志古人之  
學從道峯毛先生遊弱冠舉于鄉家食二十季  
絕跡公府嘗寓旅舍有女奔者公正色叱之女

晚日父爲債窘故爾公亟取囊金賙而遣之蓋  
有魯男子之風焉謁選爲林縣令五載有惠政  
林民至今德之平生耻爲媵阿有監司臨以非  
禮者公拂衣起曰廿季不出正慮如此隨賦歸  
歸之日囊無一金杜門却掃卽族里徵召不赴  
家徒壁立而日以醇醪自娛其風致又若靖節  
云伯兄憲副有子沒無嗣家累鉅千珍綺稱是  
公臨其喪觀之恚曰此禍胎也不顧而去任其  
姻黨恣取若將浼焉安陽閣學郭東野林鄰封



人也稔公治行爲余亟稱之趨令復起卒不出  
晚自爲贊以見志

贊曰一箇模樣如癡如拙一箇心腸如石如  
鍊一箇義字如粟如帛一箇利字如蛇如蝎  
人問不知向人不說事到頭來自信自決皇  
人士傳誦之咸謂無媿辭云

耿子曰惟出與處士人之大致也茲所稱引  
諸賢或垂鴻樹勳爲國基杖或茹真種德爲  
世模楷雖茲之數百歲其人若存矣矧發祥  
之源流芳之躅寔孔通哉昔人尚友千古始  
于一鄉典刑尚在諗我後人

憲靜菴公神道碑 華亭徐階

靜菴先生耿公湖南麻城人也諱金字宗秀  
別號靜菴先生嘗以伯子中丞賢

誥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華且重

黃安和  
矣然而湖之人士必兼先生稱之者尚德也  
先生世居浮光之寨山里

國初有諱國寶者率其次子必安從

高皇帝定中原因占籍燕京而長子必順奉母  
周徙家麻城是生思敬思敬生永洪永洪生  
大振連三世皆以德著於鄉而大振尤名修  
飭先生其叔子也少與仲季同業儒既乃以  
身任家政而縱仲季以學其後仲季皆不克  
成而中丞之生資與志迥然出羣輩右先生

喜曰竟吾業者在是兒乎抱其家所有孔孟  
周程書及近世大儒所爲傳習錄以授中丞  
曰非此不名正學兒熟習焉可也中丞早歲  
爲邑令所知令時爲政嚴里人劉某與逸盜  
同姓名令誤以屬吏先生命中丞白之劉奉  
金幣良馬爲壽先生大恚曰夫取非其有者  
盜也吾方脫若於盜奈何以盜贖我劉惶懼  
遂不敢復言姻吳氏有子錄于有司意出中  
丞薦手二幣謝先生先生不受曰君之子自



以文進吾何敢攘爲功中丞舉于鄉報者至先生方擁帚庭間了不爲動徐曰兒子幸竊一第乃以勞君其不爲榮利所動如此故先生自少壯卽以有德稱及中丞舉進士拜御史迎養于京師先生力謝賓客而獨與廬山胡子近溪羅子日危坐論學喟然曰吾乃今知諸緣境皆妄耳益究心義利幾微之辨迺然以淡素自怡嘗自京師附今少宰汝泉趙公副車以歸後趙公語先生叔子曰吾數

尊翁彼於交際卽一嚮一疏若將浼也由是考德者益歸先生中丞旣篤志正學又習見先生之身教爲御史正色直言數排擊大吏之不法者督學南畿抑士之浮華與其躁競盡黜業舉者支離誕漫之說返之身心士退而考其踐履無一不與言合一時論學者翕然以爲宗而故所排擊大吏滋不悅遂目爲黨魁隆慶庚午中丞自御史佐大理八年矣猶以舊官謫判遠州賴公

今天子明聖少師江陵張公雅知其賢召拜工部主事遷尚寶丞踰年先生以叔子貴封屯田主事又踰年中丞自太僕少卿拜都察院僉都御史理院事士大夫咸忻忻慶於朝乃先生于其謫也無愠色及是亦無喜容獨語中丞勉樹立以圖報而已先生年八十喪其配秦中丞奉先生居山中躬稼圃爲養父子兄弟相對若遂與世無情者戊寅先生又嘗召中丞提督福建軍務中丞念先生老不欲

行先生強之曰若於

國恩未有能報塞且疆場之事非若所得辭

也乃起入閩已卯先生以

兩宮徽號恩進今封每閩使至輒語中丞以報國視前加諄諄焉庚辰叔子將赴台察先生稍衰不卽就道中丞聞遽草疏乞致仕未及上而先生卒閏四月之三日也中丞號痛屢絕門人上元李登等進言曰毀無益也盍爲先生圖不朽乎乃屬登具行略請予碑于其



墓予與中丞交廿餘年號爲知己雖老且病不敢辭先生性慈儉好施予不喜談人短而樂成就人中丞家食時里之惡少飛書陷數百人以盜不遂更飛書搆先生後中丞貴其人深自愧恐先生數持酒脯過其家慰且教之卒爲善士其爲封君葛巾布袍携一童子步行田疇間遇者率莫能辨識歸而乞賑貸者則率滿于門先生應之不少厭倦旣疾革猶念族之貧女未嫁命家人爲治匳筐旣具

乃瞑蓋自結髮至沒齒其修于身刑于家施于宗姻鄉黨被于怨讎德甚盛矣然予嘗以爲家有賢父兄斯國得藉其良子弟以佐成化理名有人于後世故先生之德莫大于能成其子而予書之詳焉配秦氏封安人贈太恭人中丞之按西夏邊將有挾千金謁先生求薦者先生叱去之而僞以試太恭人恭人頓足曰禍至矣禍至矣先生咲具語以實乃亦笑說者謂與協德子男四長中丞定向

仲定理叔定力台守也季定裕孫男十汝愚  
 貢士中丞出汝念庠生次汝惠又次汝志庠  
 生次汝思皆仲出汝恣台守出汝懋汝憲汝  
 憲季出女四仲叔所出各一季二先生生弘  
 治丁巳十二月十日享年八十四辛巳月  
 日葬黃安上莊之原予聞有德者之藏過  
 者所必式而鄉之人所必相其子孫以奉俎  
 豆也因爲詩刻諸碑末俾歌以祀先生詩曰  
 先生昔遊茲兮楚之人畢從草木增耀兮山

增崇先生今葬茲兮楚之人胥盡林鶴晨號  
 兮猿夜泣鬱悲思兮曷申歲春秋兮薦藻蘋  
 曰去我兮何所誰我拊兮誰教我先生雖歿  
 留者長德不朽兮澤不亾楚誠多材兮尚無  
 敦慎厥身修兮惟先生是則



釋奠禮與祭古制夫主是限

留者其斷不林古制不凶焚燒多林古向無  
曰去非古何祖籍林古華燒非夫主繼取  
古對文立續悲思古恩申續春林古蕪葉  
對崇夫主今茲茲古焚之人習禮林謝是限

通議鳴甫公神道碑

瑯琊王世貞

余官金陵獲從今御史大夫耿公定向遊一  
日儼然而造余再拜曰不穀竊有請也不穀  
所以有今日者實唯我王父司寇公力微王  
父是無不穀也微王父之誨之猶無不穀也  
日者甲申之召不穀已倦遊矣諸弟子謂可  
無出不穀未之應也而仲氏定理獨曰王父  
恣恣地下未奉一命之旌兄能忽然而已耶  
不穀以是強出至今官而中間合中丞少司

寇之績而上之

天子贈公爲左司寇而王母封亦稱之制詞褒揚備至于是王父始有聞于世雖然其歸魄之所屯域定矣不能有所侈大計獨考令甲當有七尺之碑樹之神道意者藉吾子之一言乎不然何以光昭

上之寵靈而發王父之潛德余唯唯耿公乃言曰王父諱大振字鳴甫耿之先于春秋爲國姓至漢而大著封侯將相者以數十計其後

子孫散處江黃間元季起兵有均用公者以材武從里中少季據險自保受朝命爲鎮撫高皇帝畧定楚地國寶公挈其次子必安從而命長子必順奉母徙之麻城遂定爲麻城人順子思敬孫洪曾孫世庸咸隱德弗耀至公而始治經術爲博士家言有聲從弟教授公先者少穎公出其餘資之取科目而顧不能自致融顯凡再試不利輒念其父母老謝去以其養篤謹聞尋後先考終公柴瘞逾禮附



身附棺繼恣周慎閭黨稱之始公已壯而父不厭家政公曰吾知爲子而已及父沒而公有四子亦皆立公分授之政曰吾不任爲若曹役也且丈夫安能埋七尺米鹽絲枲間日閉戶危坐讀書凝塵滿席湛如也公貌備偉舉止儼雅不矜而莊見者肅然衿紳之徒與深談竟旦暮霏霏若吐芬屑餘不得博公一肯色以故交遊漸寡公亦簡出外市廛之跡可數也婦李淑人賢而相敦既前卒公遂不

再娶御家以禮法諸孫十餘人晨朝問所業以不得諳呵爲幸顧獨愛不穀自襁褓時手之不離抱夕與偕寢甫齒而疹發甚厲侍者皆穢惡之公獨置之腹不穀之父封公垂泣請曰疹有毒奈何以肺腑親之公不聽益移月而不穀愈始辭公腹自是有所受經史及撰習文藝之屬耳必狗公口手必歷公目蓋十四而遣從師業粗已就矣及病革猶數謂先封公兒何在母驚之妨其業也不穀自顧

亡足獨當公豈公有靈鑒謂不穀當有成耶  
 嗟乎公能審不穀成不能見公成也今者若  
 足以報公又焉論知公之必有知也悲哉余  
 敬報耿大夫大夫世所尊信以為真儒賢者  
 自叔梁氏之啓聖而無繇皙响松之屬皆以  
 子有聞然未有能率祖者今天下以大夫賢  
 知公天下希賢之士以大夫賢知公公所為  
 不朽者豈一司寇而已耶公壽七十有一歿  
 二十季而大顯諸孫十餘人定理能從大夫  
 于道定力任蜀郡守幾如文翁今為閩督學  
 使者

銘曰玄德弗昭昭自聞孫等彼聞孫亦饒哲  
 昆三命之崇賁于丘樊惟喬有根洪流有源  
 我瞻伊人典刑斯存

通議靜庵公墓誌銘

太原王錫爵

先生姓耿氏諱金字宗秀靜菴其別號也有  
 四子而伯中丞君叔益守君最賢益守君予  
 辛未所舉士也予得交中丞君自其弟為媒



而先生之風烈行誼亦因與耳習焉大要兩君篤行凜凜而勵于學皆本之先生先生蓋嘗從豫章胡廬山氏羅近溪氏相與譚性命之學曠然悟諸緣俱妄蟬蛻萬物矣顧獨念兩君賢欲有所用之兩君之免母喪也奉先生居山中躬耕采菽爲養然先生固不快也曰奈何以我故負

國于是益守君以謁補出久之中丞君亦以召起出兩君旣出而皆悔之間爲予言陟岵情

事謀解官者數焉予業爲父母歸誼不忍以

王尊溫嶠事勸人第從容問兩君卽解官而

先生意云何于是兩君默然飲泣無以應也

予重哀兩君意故于先生歿而來請銘不能

辭按譜先生世家浮光之寨山里

國初有諱國寶者率其次子必安從

高皇帝定中原因占籍燕京長子必順奉母徙

麻城遂世爲麻城人必順生思敬先生高祖

也會祖洪祖世庸父大振皆隱不仕而大振

獨雅向文學褻身治家依于脩謹有先民長者風先生其叔子也少業儒不遂輒棄去治產佐仲季遊學費已仲季竟無成而先生產益落又數舉子而場蓋脫得中丞君云中丞君自童時則頭角嶄然先生陰奇之盡出故所藏書令肆讀其中晨夜課勤劬謹出入微伺所與從遊處如嚴師然大指用經術名理爲訓不亟亟進取也既中丞君學成舉于鄉報者至會先生方擁帚庭間不輟掃而謝之

無喜容比中丞君兄弟先後成進士皆如其恬于榮利多此類性嚴介重取予然諾而爲人居間排難不以緩急辭始中丞君爲諸生高等邑令國士遇之里中人有與盜同名姓者坐註誤下獄先生謂中丞君不可以成良有司過舉盍言之言之立解其人厚德先生奉金幣良馬爲壽先生咲曰若亦知取非其有之謂盜耶今雪若非盜而受若謝是自爲盜也麾之去媼吳氏子就童子試有名意



中丞君薦之具自陳謝先生前先生曰若子  
自以才進耳吾兒實不言何謝我爲當是時  
先生方窘其立義較然執左券而不責若素  
賚屬厭于世味者不知其爲貧士也已食兩  
君報爲封官布衣杖屨從一老蒼頭負橐以  
遊不知其賚人也故耿氏父子清白聞天下  
而論者尤多先生以身爲范成其子善養云  
中丞君始爲御史先生蓋嘗一至

京師就養附今少宰汝泉趙公副車以歸趙

公私矚先生行李蕭然不受人一蔬一醬至

今嘖嘖稱耿先生廉然先生雖厚自檢飭而

薄責人仁心隱厚不矯矯爲崖異鄉里以此

益附之中丞君未第時有爲蜚語誣數百家

以盜者先生命中丞君詣所司直之詢者遂

更連公後中丞君賚而先生陰視詢者色不

安持酒脯臨其家且拊且誨之其人感泣再

拜請改過卒爲善良隣有誤殺其畜鶴者持

一犢詣償先生咲不受曰爾謂我鶴能耕乎

嘗以羊寄人牧犯隣禾而隣殺之先生聞使  
謂殺羊者趣烹之代吾爲若餉不言其他蓋  
史稱劉毅一擲百萬而不能無動色于鶩炙  
以先生細曲行觀之則其大可知也居恆賑  
助貧嫠若不及病且亟猶趣命家人治裝遷  
族女之未嫁者惜乎其澤不大行而發之中  
丞君兄弟中丞君爲御史久次遷廷尉丞用  
伉直齟齬權賢謫謫更起至今官中間事物  
緣境遷染以萬狀而先生墮乎泊然無幾微

喜慍見言面者蓋先生父子間自爲知己得  
失毀譽惟中丞君之聽一不聽于歸養而成  
永訣痛乎爲人臣子之難也先生歿之日會  
益守君自北部卽徙官過家及侍飲食差可  
無憾而先生遺命仲子庀家政季子主分衣  
服而瞑語不及中丞君蓋先生至死終不向  
兩君作兒女態中丞君知先生之志其亦可  
無憾已先生生于弘治丁巳十二月十日歿  
于萬曆庚辰閏四月二日得壽八十四初以



中丞君封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次以益  
守君封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其景  
後復以中丞君得今封配秦氏初封安人贈  
太恭人先先生五季卒子定向卽中丞君娶  
彭氏封恭人次定理娶鄢氏次定力卽益守  
君娶朱氏封安人次定裕娶彭氏孫男十人  
汝愚貢士中丞君出汝念庠生次汝德早夭  
次汝忘庠生次汝思皆仲出汝恣益守出汝  
愨汝憲汝憲季出孫女四人仲叔所出各一

季二先生諸子皆賢而仲定理號邊頓不及  
事一旦忽發慧中丞君舉進士魁與語出奇  
響應無窮不審邊何道也有何生材者爲予  
言先生家教嚴子孫自免乳以上出就外舍  
臥糲飯麤衣挾冊父兄前目未嘗敢舞視也  
彼其智習日長不見可欲如處囊錘如虛室  
之生白則耿氏多賢子固有以哉先生將以  
辛巳八月廿六日塋于黃安屏莊之原其銘  
曰

疇厚施而罔庸疇薄取而罔恫疇履賚而若  
窮疇習坎而若通天之報公八十考終高原  
光虹

命書翔龍惟爾子爾孫載德以崇曰鄉之太丘  
而家之萬石公

大司徒恭簡公墓誌銘 太原王錫爵

講學自王文成而後辨才縱橫名勢輝赫而  
其間真儒鉅公處已立朝之行業亦往往有  
以是掩者隆萬間講席之盛莫如麻城天臺

耿公余猶及與公先後班行間志意款款相  
慕善也而恨聞不聞道當吾世而失公追公  
沒之七季公弟中丞君以焦太史狀來徵銘  
中丞與太史事公在父師間所稱爲德行文  
學似夫子者也且曰明先王之道而定公之  
功是在今日余謝不敏竊惟四十季來爲耿  
氏之學者盈天下表章羽翼則有中丞太史  
輩在吾姑撮其行業緒餘人所畧而不盡知  
者紀焉按狀耿之先有諱國寶者從



高皇帝起淮甸其次子必安以功授濟陽衛  
戶而長子必順自光山遷麻城遂爲楚人五  
傳爲鳴甫公大振公祖也生公父靜菴公金  
娶于秦而舉公及仲子定理叔子定力卽今  
中丞君季子定裕公生而岐嶷有大志嘗侍  
鳴甫公問世間何者最睿累數級至公若卿  
更問其上鳴甫公曰上唯有聖人耳公應聲  
曰兒當爲聖人鳴甫公奇之初爲諸生時麻  
城令金勿者才而未練事公因談策具陳得  
失幾五千言令驚謝寘諸首壬子舉于鄉儕  
輩頗自眩飾以示得意公布袍就宴泊如也  
丙辰以春秋魁南宮授行人司行人已未選  
雲南道御史時分宜爲相太宰吳鵬阿其意  
通賄門公首發鵬姦且語侵執政疏上罷鵬  
分宜氣亦爲奪辛酉巡按甘肅至蘭州邊境  
酷寒故事中丞具貂襜褕途于道而晉菴戴  
公曰不可以故事待賢者其廉重孚于人如  
此當是時直指使者出分宜讌勞加禮因與

之爲市公若不聞也者第以絲帕把子侑緘  
爲陳說古大臣義甚晰且曰某某可大用而  
已壬戌改督學南畿廩廩以崇正學迪正道  
爲已任建崇正書院簡諸髦俊肄習其中身  
爲師帥焉其所陶鑄不拘一方要以叩新發  
陳蕩邪刊穢俾各有所得而止卽一切按覈  
士吏于簿書文藝之外敦風化獎名檢常倦  
倦焉俗習爲之一變時新卿相國與徐文貞  
卻喉御史齊康詆文貞公爲疏辨邪正消長

甚力

上爲之謫康罷新劍而無何新劍復相遂脩舊  
怨于公時公由御史晉大理左寺丞四季矣  
竟以舊官謫判橫州已新劍敗以薦起衢州  
府推官漸歷尚寶司丞至太僕少卿尋擢爲  
都察院協理僉都御史丁秦淑人憂服除以  
原職起撫福建公以父老乞致仕不報靜菴  
公趣公行先是撫閩者劉公堯誨念閩濱海  
兵弱稍括稅督漕爲足餉計而龐公尚鵬至



則皆罷之公謂從前則病民從後亦病兵未  
可補直目前而止務爲之衷度其宜使兩稱  
便焉時方田令下所在爲厲公獨倣廣輿圖  
法區別其壤地高下廣狹之宜條八法下之  
報完獨先又一官民之則立條鞭之籍括丁  
糧零雜之數署之片紙使滑胥不得濫征又  
脩保甲鄉約以間輯小學新編閨訓禮纂用  
提誨民佐功令所不及焉時廣寇林道乾訶  
海上公欲檄東埔諸寨酋擒之廉知爾世寶

一銅鏡爲我所得乃與之約若以賊首餓與  
我兵之被鹵者來當以鏡歸寨酋謹願效死  
而以金書牙蠟來謝且請通貢公却其餽且  
曰通貢非典也弗許第上言東埔寨酋震怖  
天威矢擒賊自效宜及是時羈縻用之蓋自  
是寇盜徙跡閩里始宴然而報功之日  
詔止賜金而已庚辰丁靜菴公憂甲申再起都  
察院僉都御史俄晉副都時新進者勵蠶氣  
好搏擊公惜老成之去務宛轉調護之乙酉

晉刑部侍郎丁亥晉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  
已丑以御史誤論劾撫臣陳公有季徐公元  
太周公繼自引過求去有

詔慰留甚切而新進諸臺省遂齟公不体求去  
乃愈力十月晉戶部倉場尚書至是乞体疏  
九上矣始得歸先是公爲御史時撫臣論羅  
大叅汝芳王兵憲道行公疏爲白之時公臺  
臣也不嫌與臺長爭異同比身爲臺長用公  
義以率屬而卒不勝豈非世道之變耶公歸

隱于天臺山學者稱爲天臺先生時公老且  
病矣口誦筆記不厭諄諄士新筮仕來謁必  
強冠服見之爲言學道治民之不易如是者  
又數季而卒時七十有三矣公之學自謂啓  
自彭秀廉公甫成于仲子公甫以至敬爲的  
公曰道在明倫著五倫圖而仲子別有所悟  
入一日公與仲論中庸喜怒哀樂未發及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有省又舉羅文恭靜中養  
出光景語似仲子仲曰有何光景兄弟默識



此時光景可耳公爽然自失無何舉筆忽悟契文成良知之旨曰一身皆知體也仲曰奚但一身通天地皆知體也兄弟間自相師友故仲卒而公有祝予之痛焉公學大都以反身默識爲主以語默動靜示之範圍其于奇邪曲說排斥必嚴蓋公沒而有以不經毀聖之詞上千吏議者公本所爲變色而爭者也今之學者襲口吻易工耳如公出處卓卓無論卽侏儒一節可以觀人狀記公巡甘肅時

受石經之餽途見役喘汗相屬曰此非節用愛人旨耶因解畱洛有畱經記而其在畱都也飯史比部桂芳適秦淑人誕日饌客豐比部拂然起曰富饗移人公俛首謝其後晤史于汝寧語之故史曰爾時若何不言公曰恐以吾不樂聞過而墮言者意耳嗚呼此軼事也然正唯予子不能學矣蓋公沒後抱公遺經爲世名卿及名師者不可勝數吾友瞿元立守黃謂余黃之人有質雅而好脩者不問

知其為耿公之子弟與其弟子也蓋公之賢

其化民善俗之效易世尚如此而田間怨史

乃欲以單詞撼公

公撫閩時論劫泉州理吏姓者交嘉禾人乃著永昭

信史詆華亭相田極詆公云

其亦能如公何哉公生于嘉

靖甲申十月初十日卒于萬曆丙申六月二

十一日配彭贈淑人先十季卒子一汝愚彭

淑人出娶彭即公所與其學彭公甫女也女

一庶出嫁工部尚書周思敬季子之復孫二

應昌官生應輿亦官生孫女一一嫁尚寶少

卿周弘禴叔子應倫一未許聘公計于朝

上震悼予祭二壇遣行人劉一焜治葬追贈太

子少保諡恭簡以

季月

日葬于

佛山銘曰

聖湮遠言波瀾言道易守道難宦學岐道守

格或尼之不終日道則存守即亡面目似心

短長俛俛耿公守常德體仁秉忠識以默溫

恭不懈奉厥職乃模乃範天下式江河湯湯

世變亟公首捍之覆為敵含沙縱橫影可射



黃安和  
鳴呼斯民有遺直不知其言視其則

仁覺居士楚空公傳

溫陵李贄

先生諱定理字子庸別號楚空諸學士所稱八先生是也諸學士咸知有八先生先生初不自知也而此稱楚空先生傳何也夫傳者所以傳也先生初不待傳而此復爲傳以傳之又何也蓋先生初不待傳而余實不容不爲先生傳者按先生有德不耀是不欲耀其德也有才無官是不欲官其才也不耀德斯

成大德矣不用才始稱真才矣人又烏能爲先生傳乎且先生始終以學道爲事者也雖學道人亦不見其有學道之處故終日口不論道然自擊而道斯存也所謂雖不濕衣時時有潤者也莊純夫曾告我曰八先生云吾始事方湛一湛一木不知學而好虛名故去之最後得一切平實之旨于太湖復能收視返聽得黑漆無入無門之旨于心隱乃始充然自足深信而不復疑也唯世人莫可告語

者故遂終身不談唯與吾兄天臺先生講論于家庭之間而已故亦遂以天臺爲師天臺亦自謂吾之問學雖有所契然賴吾八弟之力爲多子庸曾問天臺云學庸語孟雖同是論學之書未審何語最切天臺云聖人人倫之至一語最切子庸謂終不若未發之中之一言也余當時聞之似若兩件然者夫人倫之至卽未發之中苟不知未發之中則又安能至乎蓋道至于中斯至矣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無聲無臭至矣歲壬申楚空遊白下余時懵然無知而好談說先生默默無言但問余曰學賢自信故曰吾斯之未能信又怕自是故又曰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試看自信與自是有何分別余時驟應之曰自以爲是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不自以爲是亦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楚空遂大咲而別蓋深喜余之終可入道也余自是而後思念楚空不置又以未得見天臺爲憾丁丑入



滇道經團風遂舍舟登岸直抵黃安見楚空  
并睹天臺便有棄官畱任之意楚空見余蕭  
然勸余復入余乃畱吾女并吾壻莊純夫于  
黃安而因與之約曰待吾三季滿收拾得正  
四品祿俸歸來爲居食計卽與先生同登斯  
岸矣楚空牢記吾言教戒純夫學道甚緊吾  
女吾壻天臺先生亦一以已女已壻視之矣  
嗟嗟予敢一日而忘天臺之恩乎旣三季余  
果來歸奈之何聚首未數載天臺卽有

內召楚空亦遂終天也旣已戚戚無懼而天臺  
先生亦終守定人倫之至一語在心時時恐  
余有遺棄之病余亦守定未發之中一言恐  
天臺或未窺物始末察倫物之原故往來論  
辯未有休時遂成持格直至今日耳今幸天  
誘我衷使予舍去未發之中而天臺亦遂頓  
忘人倫之至乃知學問之道兩相舍則兩相  
從兩相守則兩相病勢固然也兩舍則兩忘  
兩忘則渾然一體無復事矣余是以不避老

不畏寒直走黃安會天臺于山中天臺聞予  
至亦遂喜之若狂志同道合豈偶然耶然使  
楚空先生而在則片言可以折獄一言可以  
回天又何至苦余十有餘季彼此不化而後  
乃覺邪設使未十季而余遂歿余終可以不  
化邪余終可以不與天臺合邪故至次日遂  
同其子汝念往拜先生之墓而先生之墓木  
拱矣余既痛九原之不可作故特爲此傳而  
連書二緜以貽之第一緜以呈天臺志余喜  
也第二緜付汝念汝思使告而焚之先生之  
墳志余憾也第三緜特寄子健于京志余喜  
而且憾憾而又喜也蓋子健推愛兄之心以  
及我可謂無所不至矣故爲傳傳余意以告  
先生云

司馬叔臺公墓誌銘

福唐葉向高

自嘉隆來士大夫以理學名者楚則二耿先  
生伯曰恭簡公天臺叔曰叔臺恭簡公余僅  
一再晤叔臺公則共事留曹八九載無日不



相見見必歡然笑語移時余素不講學然公甚喜余每告人曰見某人使人心和氣舒始冬日之日也余甚愧其意其後余入綸扉而公逝值朝紳紛紜爲朔洛之爭余每嘆安得有公在以風之公存心厚而持論恕口不言人短在南中日久絕無一毫滯滢之感稍見于辭色余嘗許公爲直恬真平使世人皆如公天下平平無事矣公沒十餘季已葬厥嗣孝廉君始以門人知君之狀來乞銘參

知公高足弟子也其言文而覈余得據其大志之公諱定力字子健別號叔臺故世稱叔臺先生先世有國寶者當洪武間以功授濟陽千戶長子必順卜居麻城之太平里嘉靖末卽里爲邑名黃安而當公之舉于鄉猶稱麻城人自必順五傳至大振大振生金娶秦淑人生四子恭簡爲刑部左付卽贈祖父如其官公初誕秦淑人病欲弗舉時仲子定理方七歲哭曰兄有我我奈何無翁淑人曰無

衣也仲子解衣覆之乃舉少從恭簡稟業恭  
簡舉于鄉遊南雍挾公與俱恭簡成進士公  
始爲諸生迨督南畿學公復從之南畿師事  
史公桂芳友楊公希淳焦公竑吳公自新皆  
以學問相砥礪吾郡吳襄惠公督楚學拔居  
異等是歲爲嘉靖甲子當大比襄惠每告人  
耿生必捷果如其言乙丑下第復之金陵恭  
簡師道嚴公濟以溫和門弟子益親戊辰當  
赴春官以恭簡遷廷尉過里畱侍依依不果  
行至辛未乃第

廷對李文定公欲置之鼎甲而高文襄公嫌其  
筆畫重抑居二甲除工部屯田司主事江陵  
相國公座師也又先曾執贄故獨加殊盼其  
後公見江陵權盛遂深自引避所尊信惟房  
師王文肅公及同季鄧公文潔張公元怵鄒  
公德涵在工部滿考踰歲晉刑部員外郎丁  
秦淑人艱歸復除兵部武選司員外晉車駕  
郎中所居官咸遵



功令奉職有聲屬劉御史臺劾江陵鄒公方僉  
事河南江陵疑之曰疏僉事筆也直指將阿  
意劾僉事公力懇應城李司空移書爲解直  
指以其書上江陵僉事竟不免李江陵姻也  
亦罷去公出爲台州知府以外艱歸復除成  
都府恭簡泣語公吾先世隱約澤未及人第  
能爲三十城造命乃可慙逝者公頓首敬受  
教抵任卽爲檄盟諸僚屬謂吾輩精神通則  
宵小遠而下民受福郡賦役無書公購得刊  
行之弊竇盡塞方田之役大較傲恭簡所行  
于閩者條以從事民甚便之蜀最苦採木公  
議動大衆毋嗇其貲任長吏毋繫其足豫採  
探分夷險布恩信明賞罰使商夷樂趨操縱  
在手乃可集事當事悉從之又念收木畱難  
豫請冬曹頒式于商人及木至皆申程吏不  
得要索所省無筭蜀民賴公得全其軀命不  
可勝計已乃新學宮表章趙文肅大儒禁民  
素冠違者罰使捕蝗蝗盡而民不擾先後直

指被胙篋公視其穴自內出曰此必庖人也  
捕治果伏辜有夫扶其婦死論抵爰書具謂  
婦詈夫為獸夫訖云彼詈我為獸所生耳公  
為續二字于牘而出之蓋詈姑則于律應死  
也入計以治平為天下第一  
賜宴返郡值征松州諸番以轉餉功  
賜寶鏹在蜀五載晉按察副使督閩學下車即  
頒楊羅李朱諸大儒微言以訓士錄蔡文莊  
陳布衣苗裔示風向至校藝則隨士子所長

不執一指嘗曰文之不同有如其面吾面澤  
欲人盡澤吾面癯欲人盡癯可乎夫不離耳  
目口鼻而妍媸在丰神氣骨間此吾之所以  
相士也故每試凡居前茅者無非名士自辛  
卯至今以巍科高第列館閣臺省卿寺藩臬  
郡邑蜚聲展采率皆公所識拔得士之盛為  
從來學使者第一其延接諸生春風藹然隨  
才陶鑄各極其詣且一一評其行品官位如  
持左券無不驗者轉河南叅政當大計冢宰



陸莊簡公署其考曰清畏人知貞不絕俗請  
于

朝褒異之尋擢太常少卿引疾侍恭簡于家踰  
季起守故官隨晉右通政徙左以  
論祭襄藩過里值恭簡喪還

朝以三殿災上疏自劾語多規切不報者久之  
執政修却于焦公以公爲黨滯卿寺者六年  
執政去乃擢南僉都御史督操江瀕發語叅  
知君操江以江爲職而事權分屬他曹所轄

地千五百里備兵使者五非內外同心天塹  
未易固也又曰權使流毒人心洶洶兵食之  
計不可不豫王文成譚襄敏以民兵平寇伍  
司馬守吉安孜孜積貯卒藉以誅逆藩今之  
有司誰慮及此者既受事卽疏言五防五便  
其大指言權使用利藪奸及竈丁擔夫畿內  
羣不逞可慮而欲專責治兵使者練民兵儲  
餉如王文成伍吉安故事亡何有上新河之  
變賴公成畫璫窳去根本不搖已復上疏極

言中使之害謂臣兄弟叨仕版蒙恩二世臣  
季六十有子及孫竊憐愛之願其世世受塵  
明經爲太平之民彼璫輩無門祚身名之極  
豈復爲國家計深遠語甚切至又勸夫器內  
上時閱通鑑纂要見歷代盛衰之故皆不報又  
屢疏乞休不允歲壬寅以九載考績晉右副  
都御史仍舊任僉都之滿三考而爲副自公  
始也公雖職操江而攝臺之日久又時兼攝  
他曹所建白皆關曹事大窾會乙巳當內計

公與太宰吉水曾公爲政于南而余佐雷銓  
預焉曾公寬然長者惟恐在人考功徐君欲  
有所黜爭論至動色公意主曾公然亦謂考  
功議是兩爲譬解余復從史之故是役也人  
以爲衷其季晉兵部右侍郎仍南所省歲供  
錢及贖鍰且數千金盡畱畀代者爲修署鑿  
河費時餘姚孫公亦自南臺長遷筦畱樞先  
後兩署皆同寅甚相得然孫公氣勁而冷在  
諸公間多斷斷公爲曲暢而默劑之所裨益



甚多妖人劉天緒發難騷動陪京元兇已就擒孫公窮搜其黨六七十人用三木囊之通衢以次就斃公請于孫公曰玉石難分蜚語未實盍少緩之孫公不謂然公嘆曰孫公其不免乎已而臺省果有言公以三品滿出畱都卿大夫祖餞公念行後孫公且愈孤力爲諸公言其赤心任事至以百口保之亡何孫公亦竟去都下縉紳方望公來而公感慨于世事人情之日非有浩然之意中途上章乞骸骨頃之病沒中外聞之莫不悽悼所司請卹贈南京戶部尚書予祭葬俟會議易公名公生平學問以求仁爲宗以與人爲善爲真體方計偕與周公思敬俱語及貪吏周公曰吾儕其免夫公曰未也必以吾儕之不貪易天下之貪周公以爲難公曰真哭衆悲真笑衆愉吾儕患不貪未真耳何患人心不同然乎在蜀視僚屬如兄弟手足卽卑官小吏亦肫肫戒勗曰吾不欲願汝清吾不刻願汝平吾

不惰願汝勤吾不欺願汝信遇不當意輒引  
以自責嘗自命曰吾無他長惟擇人而任與  
元元相安而已蜀人感公之德莫不願化初  
入閩頒學約有此邦多才亦爲繁藪語恭簡  
規之曰卽此仁脉未周流矣公爲懷然故其  
教不肅而成深得默識不厭不倦之真脉在  
畱都值前此講學者以門戶相競一時卿大  
夫多賢者稍創前事公亦不欲擁臯比自表  
異然其一畧春風和氣盎然溢于眉目足以  
消人鄙吝祛其畛域町畦以歸于大同文有  
非言論講說所能及者故終公在事而仕宦  
者咸以畱都爲樂國少平時嚶嚶必出世然  
後能經世至晚歲益平實曰成已不能成物  
明德不能新民皆不反求諸已之過耳諸生  
筮仕每戒之曰今受民牧者輒以事上官禮  
過客待巨室爲慮齒不及生民之利病其樹  
立可知或問如此則應酬皆可廢乎公曰非  
也吾一日坐堂皇懷尚論然無論事上使下



迎賓蒞衆俱在一團和氣中。即對盜賊亦無遷怒。吾懷抱不佳。即赤了亦無怨矣。故嘉樂而後宜民人樂。只而後稱父母。不勝其體而他求乎哉。王文肅當接語。公善論。北司植黨之害。公報書謂縉紳先生容不能底豫其親。而細人孺子或能以單詞感悟。薦紳先生容不能式穀其。而出夫野老或能以細行傳家。何也。彼名氣禮教之心重。而此之真誠獨至也。故大臣而積誠。何所不孚。文

肅得之大喜曰。如此足破宋人調停之弊矣。其善于論事理。切近人情。使聽者豁然多此類也。所為學雖得之恭簡。與其仲兄然。伯沉毅。仲高明。公兼而有之。至于真修實悟。超然解脫。所自得尤多。其教人每于問答中。因其機緣。一二語點破。莫不欣躍。所成就人才。徧于四方。而吾閩其尤盛者。終身于人。未嘗有憤恚。即非意相干。亦處之恬然。或問量可學乎。曰。可。禪家有祖父坎。有奴僕坎。今之犯而

校者皆以奴僕自處而以祖父讓入者也嘗  
自署曰何思何慮不黨不爭善揚惡隱衆愛  
仁親嗚乎公之自知審矣其生爲嘉靖辛丑  
季正月十四日終于萬曆丁未季十一月二  
十一日金陵人合祀公于恭簡閩志名宦楚  
祀鄉賢而蜀有專祠與文翁並配朱氏封恭  
人男汝恣卽孝廉能世其家娶周叅政思稷  
女女一適周司徒思敬子之衍孫女二塋爲  
萬曆己酉季十一月廿五日墓在鍊山公嘗  
與余論本朝輔臣功業余曰無如楊新都也  
新都當正嘉間誅逆豎安反側輯寧中外以  
俟承祧之

聖主真有社稷功獨其議禮與永嘉左然而爲  
永嘉易爲新都難矣公擊節稱善其告叅知  
亦以南陽長沙新都有旋轉之力未可深求  
且曰泰山之高入皆知仰滄海之大且深也  
非望洋者所能盡識嗟夫世之不以泰山自  
標而能藏納如滄海者幾何人哉此公之所



以自喻而余之所以慕公歟銘曰  
世儒言學分道而馳惟我耿公唱堦和箎默  
識求仁萬物一視何異何同無我無彼我自  
爲善厥施幾何人皆爲善其及則多人爲泰  
山我爲滄海細流不擇萬派斯滙泱泱錦水  
流澤無疆爰及海國洙泗源長維彼舊都控  
于南服

帝遣公來以王百谷十載不遷公不謂淹世方  
浪駭公獨波恬瑞日祥雲和風甘雨不員不  
方自規自矩凡公所至疵沲不生豈有異術  
元氣薰蒸或從公遊愴然自失無待詔言道  
存自擊漢惟叔度宋則伯淳悠悠千載幾見  
若人黃壤旣懸頽波孰挽風範如存昭茲琬  
琬

題克明詩稿

秣陵焦燠竑

克明余師耿恭簡公之象子也垂髫與余同  
筆研黃郡雖有名而荒遠阻絕士知爲制義  
以干進而已絕不知字學與韻語克明乃尅

意于是今所著韻會類編與江汝吐稿是已  
克明與余所倡和甚多而皆不載則其所遺  
落可勝言哉克明英敏好奇避人之所趨攻  
人之所不爲往往如此萬曆壬午江陵勢傾  
一時楚閩中因得各樹其所私監臨爲恭簡  
公所取士欲得克明甚亟克明知其意因避  
不入人頗以高克明克明不以屑意也克明  
季甚少卽貢于南宮一試不復出嗟乎克明  
之才藉令典冊而施朝廷弦歌而薦宗廟孰  
不曰宜而自放于山礪水涯至追田野淪落  
之士而與之爲偶亦足悲已雖然克明卽不  
得大展于時而園廬多暇樽俎在前琴奕迭  
進欣然自得悠然遐想從容燕樂以敦故舊  
夙昔之好講解誦說以垂後進無窮之聞固  
未爲不遇也克明兄弟多逸才科第方日盛  
而未艾編中所言兄弟五六人高度跨一世  
業自道之矣汝志孝廉閔克明之殉梓是編  
以永之而屬余引其端



克明公墓誌銘

石倉曹學佺

吾師黃安耿氏多鉅公偉人然其父子昆弟  
 間亦互相為師友予師 叔臺先生位至司  
 馬既貴且老每稱 恭簡公為先師 恭簡  
 公督學南畿其元子克明君汝愚同司馬公  
 肄業署中所與交游為海內名士如楊道南  
 公希淳焦太史竑吳司寇公自新管僉憲公  
 志道唐奉常公崔徵潘符卿公士藻閻觀察  
 公士選皆樂志同羣觀摩為善匪徒槃悅羔  
 雁以取世資而已克明齒少于司馬公七歲  
 而心師之其于道南先生則嚴事之楊故海  
 負淵涵唐荆川先生呼為小友者也君居恒  
 誦讀六經左馬莊騷先秦兩漢開元大曆以  
 上諸有韻之書迨宋歐蘇及本朝揚用修王  
 元美集攷六書之源溯其點畫象形所自始  
 正四聲之譌舉凡獨用通用陰陽全半之變  
 壹稟說文韻會與趙古則所纂注而間出已  
 見超然意表故焦公弱侯謂克明之學英敏

好竒徃徃避人之所趨攻人之所不爲以彼  
其才藉令典冊而施諸朝廷絃歌而薦諸  
宗廟其誰曰不宜而乃自放于山砧水涯至追  
田野淪落之士而與之爲偶亦足悲已太史  
之言如此然予按君之生平履歷亦不爲不  
遇卽不欲詭遇以終其身亦君平棄世非世  
棄君平也蓋君之年十七爲督學吳襄惠公  
所識拔入泮自是屢試輒冠軍食餼于庠年  
三十一爲陳霽岩公首選澤宮醮之曰以子  
才無論在畿在楚俱必脫穎去顧多此一卷  
馳驅矣廷試禮部吏部皆第一例揚州牧  
君不屑辭歸歲壬午楚闈錢直指秀峰爲  
恭簡公門下士而滄川令閻立吾分較則爾  
署中與君同筆研者也君預避嫌仍就畿試  
是科楚錄爲江陵所波及註誤不少人始服  
其識操云戊子蔡青門學使稔克明名亦思  
決一戰爲焚舟計先赴縣中申檄以通其意  
蔡公答云當卽如命但須來見未有遙授理



君乃仰天長嘆曰吾不能早致青雲今年且  
強仕欲向人折腰長跼覓一觀場地即窮達  
有命見之何爲竟不往君從此遂無意于場  
屋矣然君生平骯髒不寧惟是君初應辟雍  
時宮詹徐公簡菴實 恭簡公門人聞之詰  
其邸館君未出先遣人從門中議禮云先生  
固虛席宗伯者也太學生謁禮部于堂上分  
宜蒲伏摠跪宮詹以世誼先施太學于私第  
惟講均禮徐公領之君 出見卒備賓主而

退高邑趙儕鶴公與君爲爾汝交趙司理汝  
上君往還 京師必造之劇飲數日而別趙  
嘗曰余與公輩素心人飲葛巾燕服自宵達  
曙不倦余新製一紗衫每與俗客酌酢着此  
衣飲不數巡輒罷耳一日克明以病酒醉趙  
強之不得嘲曰公欲我着紗衫耶趙遷去隔  
十餘載君因便羽寄以詩云一自天中酣別  
後逢人幾得不紗衫趙得詩嗟歎久之南冢  
宰陸莊簡公與 恭簡同官密通甚才克明

一日謂曰公國魁也予旦暮北遷當來謁選  
可一破格相處君佯唯唯退而語人曰陸公  
其人金玉也其言糞土也自是不復見君子  
學無所不窺而于下士一言半字有當輒獎  
借不啻口出于人無所不合而俗子貴人求  
一識面而不可得性好山水置一舴艋往來  
邏江團鎮間號曰一刀居士嘗云人言有路  
莫登舟我則不然有舟不問路又以酒壇江  
社沈湎不休自號爲高陽伯氏云陳芝田刺  
史善月旦評謂克明趣操癖處甚多吾儕平  
居論品故當以癖者爲上然君癖則癖矣而  
壹歸之正君性不佞佛亦不喜作佛事其過  
唐李翰林宋蘇學士祠必具衣冠瞻禮家居  
端坐左圖右史妻妾子姓相對如賓每傷古  
禮頽廢乃剏置家廟冠昏喪祭依宗子法酌  
衷于家禮明禮而行之永著爲式鄉人争相  
效法焉城南五十里有吳招撫公琳墓巳丑  
大祿吳有遺產數頃君度其子孫不能守欲



售之他姓于是亟貸以穀數百斛逮歲穰召  
其人取原值擲券還之乃諭之曰君先人爲  
開國元勳豈可無升斗之田以供祭稅本  
所以貸爲君今日取償地耳某子甲者偏處  
君塋狼如羊貪如狼一入其手則以石投水  
矣其人誦誼無窮云君大父通議公卒逾年  
未葬適有友人與君仲父善卜一牛眠地託  
爲留之君仲父觀畢悅其形勢蜿蜒不禁憚  
除遂自爲也歸與恭簡公曰是不可以交  
通議耶恭簡有難色君仲父曰此爲自家  
父母事非他可遜讓比恭簡公不得已從  
之及至葬克明送出郭于輜前稽顙曰兒送  
祖父止此矣不忍履其地也遂不往恭簡  
公講學邑人無少長賢愚從游者如市君云  
士農工商各有其職如此游說無根廢時失  
事曷歸務本業絕不與周旋迨恭簡沒後  
諸從學之貧窶者亦稍養諸家塾而時賑卹  
之說者以爲善承先志始若相背而究乃相

成也君之姤節雅量不能殫述而論其大者  
如此君雖莊行而殊善謹如豫章劉石閭公  
以大行奉 諭恭簡公祭葬事竣餞之郊地  
名桃花劉公曰不言村舍而祇言桃花何故  
君曰卽如貴郡之有樟樹也馬伯時本回紇  
人誅茅五雲山中門徑窈窕且數變更人罕  
至者君徃訪之誤繇舊蹊沾荆棘中伯時呼  
之使出君應聲曰可謂羗中道而改路矣君  
勿論雅言不經意卽其爲詩與文亦若迫而  
後起皆爲情至之語如哭其弟貞甫孝廉詩  
二十首援筆立就情文相生惡夫涕之無從  
也君嘗抵予闈愛其風景娟麗每語人云吾  
寧爲武夷山下候卒勝作良鄉縣尹人問其  
畧君曰候卒在山水鄉但聞過徃達官騶從  
有鼓吹聲乃出迎聲盡則止歸憩舖舍中啜  
苦茗陶然鼾睡何似尹良鄉者終日持手板  
伏謁車塵馬足哉又云世人哆談神仙遇評  
文者類以謫仙爲言皆窳語耳其寔詞藻一



事正未許仙人占籍其中攷古文詞除東方  
曼倩一二更無足紀而唐人所載游仙詩率  
皆音調之卑猥者可見導引吐納以及棋劍  
諸末術尚容此輩拈弄伎倆至于千秋大業  
何得輕以假人君玉立脩頰清如瘦鶴望之  
固若神仙中人也陶弘景云世上無不學神  
仙其是之謂乎君雖脫畧世故然儉嗇天性  
精巧致物一襜褕動至十數年不易凡一爪  
一髮童時所用破冠敝履穿篔簹退筆之數悉  
後起皆爲情至之語如哭其弟貞甫孝廉詩  
二十首援筆立就情文相生惡夫涕之無從  
也君嘗抵予閩愛其風景娟麗每語人云吾  
寧爲武夷山下候卒勝作良鄉縣尹人問其  
畧君曰候卒在山水鄉但聞過徃達官騶從  
有鼓吹聲乃出迎聲盡則止歸憩舖舍中啜  
茗茗陶然鼾睡何似尹良鄉者終日持手板  
伏謁車塵馬足哉又云世人哆談神仙遇評  
文者類以謫仙爲言皆竊語耳其寔詞藻一

事正未許仙人占籍其中攷古文詞除東方  
曼倩一二更無足紀而唐人所載游仙詩率  
皆音調之卑猥者可見導引吐納以及棋劍  
諸末術尚容此輩拈弄伎倆至于千秋大業  
何得輕以假人君玉立脩頰清如瘦鶴望之  
固若神仙中人也陶弘景云世上無不學神  
仙其是之謂乎君雖脫畧世故然儉嗇天性  
精巧致物一襜褕動至十數年不易凡一爪  
一髮童時所用破冠敝履穿篔簹退筆之數悉

恭簡公畜其女子家陋而寡髮君不以爲嫌  
而伉儷彌篤人以爲難丈夫子二長應昌黃  
氏出次應輿萬氏出俱以官生授主政贈嫡  
母與生母爲安人而君則贈承德郎云應輿  
不幸近天應昌以戶部司屬建言劾魏璫濱  
九死回家是善守其家法而君在九原尤凜  
凜有生氣矣女二一嫁尚寶周弘禴子應崙  
建平令贈安人彭氏出一嫁韓邦雅庠生側  
室李氏出孫三邁宗應昌出超宗起宗俱應



輿出君所著作甚夥散帙不存識者痛之乃從哀朽蟬斷中搜有韻會類編耿氏春秋自嬉篇自怡篇江汝社集四六尺牘二草烏光傳蟲魚攷數嚙蓋僅什一于千百云應昌將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陽其從弟孝廉克勵詮其行實告之同志者克勵予師子也

曹子曰去歲取克勵遊閩與予班荆道故不勝山陽之感而以其兄克明墓銘屬予謂其兄奇士也必有奇文志之以闡幽光予不獲

爵因覽克勵狀而慨然有古人之思焉克勵舉孝廉時當上省謁主試事者循例而索騎于縣中克明正色曰吾鄉孝廉風格淪喪盡矣欲挽頽波自今日始顧可效里中兒稱出于囊便揚揚得志乎克勵媿服其言自辨途資竭屨而往蓋終身誦之矣予謂耿氏之偉人君子其父子昆弟互相爲師友者以此謹爲之銘銘曰道于中行不得而與狂狷之徒亦思其次君類于狂其實爲狷去道日近去

黃安所刻  
俗日遠謂君不仕惟孝君陳友于兄弟是亦  
爲政謂君不講學之憂乎躬行有得復何求  
乎君善戲謔而不爲虐聞之解頤超超着  
君之屬詞必本于情不求其文而文自生字  
宙不磨惟此奇氣君之上天騎箕與尾狀君  
實者克勵叔氏銘君石者曹生能始予老而  
衰旣愧吾師復媿茲役文穢不治噫他日當  
過君之墓而下拜勿辭以宿草之離離斯足  
以遂吾向往之私

勿幕泉

余邑新造城中井少民病汲余舍前鑿井三  
十尺許繼日夜漸積水止可十數斛而居隣  
爭汲者如堵至不能朝夕家人不得已設幕  
以防私竊余視之恚曰孟子云晷暮叩門戶  
求水火無弗與者柰何若此隘者耶維是厚  
直鳩工重浚之又十五尺許忽土變而沙沙  
盡水湧頃之水集廿尺又五蓋始及泉云爰  
命工繕甃甃成戒勿設幕令同卷人人得取



焉第與約曰日之朝男子汲日之夕婦女汲  
不如約者罰示別也而金陵楊生道南適觀  
其成請名曰勿幕泉余曰善蓋余於鑿井而  
益悟於易矣余玩易之井而益有悟於學矣  
無地無泉井不及泉浚未力也無學無得學  
鮮自得造未深也斯旨也易之井備矣初井  
泥志襍也故不食二井谷雖得微矣故止飲  
鮒三渫矣可用汲矣弗甃猶弗固也得無咎  
耶四甃矣五冽且寒矣上六始可勿幕通之  
人人也子曰井德之地也深哉深哉銘曰畜  
之淵淵出之涓涓爾視爾泉忘言韋編萬  
曆甲戌天臺山人識天臺山人姓取名定向  
借二第若子志於道久矣是記蓋觸於井而  
言學也辭近旨遠可以裨易可以廣教有道  
之章也余重千里之託爲之述工鐫石因嘆  
曰天下之井不及泉者罕矣吾人之學不及  
泉則衆也知止若及泉則心源自見澄心若  
止水則性真自復學豈取子所獨哉請從斯

記而相與其勉之雍韓張士佩書汀南泰山  
 頽矣梁木壞矣喆人萎矣勿慕泉閉矣并銘  
 之石不知所在矣及昌年六十有七送衛弟  
 歸葬偶見之于村舍詢知為衛藏之久矣今  
 其子宗壘為衛作墓門昌幸文字如故但皆  
 掩封泥耳遂錄其文以存不朽云 時未  
 順治庚子冬家孫應昌識

專祠講會序

曹本榮

嘉隆間取天臺先生倡理學於吾楚首提明  
 德以不容已為宗當是時稱大儒者必曰黃  
 安黃安云本榮少聞長老言心輒向進之求  
 其遺書邈不可得蓋時之不復講學也久矣  
 迨官京師乃得睹先生書反覆細繹於是知  
 先生之學之淳且正也因時時及諸同志相  
 與稱先生會先生同邑鍾君秀玉成進士造  
 而請曰吾邑自取先生倡學迄今有年矣向



者里人薰其德請於上得專祠每歲春秋祇  
虔厥事諸生講習於其側今其裔孫公府篤  
行能世其家將復修明先代之業公其一言  
以爲矜式乎於是不佞嘉黃之有賢士大夫  
而樂先生賢者之有後也重爲告曰夫學有  
本而爲學有要舍其本而未是圖如不培其  
根而求其暢茂也不可得已且學者亦知明  
德之旨乎明德者心之虛靈不昧具衆理而  
應萬事存於中則爲五常之性體所以立也  
發於外則爲四端之情用所以行也故塗之  
人見父則能孝焉見兄則能弟焉非有所作  
而致之也由中達外不期然而然矣及氣拘  
物蔽或不能勝其後起之私然本心之明有  
不容抑遏者固未嘗不惻然盡然也故曰不  
容已也後之學者不咎昏氣惡習之有時而  
疑本性本心之不足支離繳繞務華絕根如  
拾潭月之影而桂諸枝如競雕繪之花而綴  
諸樹又其甚者滅情毀性習爲猖狂自恣之

行塗徑雖殊其爲不知本則一而已故夫惟精惟一者充舜禹之相授受也敬敷五教者司徒之所以明倫也其原出于天命之初而其實見於家國天下之際人孰無心道不外索先生明德不容已之旨其在斯乎抑古人有言道不可以不明而學不可以不講故不殖將落閔子馬之所以譏周也不毀鄉校子產之所以賴鄭也世之治也其比閭族黨皆有學其農夫細民皆知學耳目乃禮樂之源灑掃卽精義之用故比屋皆可封也自俗流失而世敗壞微言大義升降揖讓或爲世厲禁焉吁可慨已今黃之士大夫能習其鄉先生之教而賢者之後又能不見異而遷吾知其俗必勉爲忠厚而人將耻爲浮薄也然則黃之學者回翔俎豆非若予求先正遺書之艱其發明本心力行孝弟當有不俟家至而戶諭者而不佞敬止維桑且將拜先生之衣冠於祠下由是獲覩教化之成而樂觀人文



黃安元  
之美其在此也夫其在此也夫

順治玖年六月庚戌日

取公祠會講序

王族祥

聞之古人之爲學也必有常師有常師則其  
道尊古人之爲教也必有常所有常所則其  
心安此大學小學之設所以化民成俗養育  
人材者大約始於爲士終於爲聖教學有相  
長之功而國家收樹人之報也後世學宮雖  
設名存實亡求所謂胡安定海忠介者亦鮮  
其人雖有善子弟不過誦帖括取科第而已  
聖學蕪蕪而廉恥道喪人心竒邪而政治頗  
僻已如江河之日下而不可追矣余茲於黃  
安專祠會講一事而重有感焉往者天臺先  
生督學於吳建崇正書院聚所屬髦士而躬  
教之迄今講義語錄與人奉如著蔡余向讀  
其書慨慕其爲人未嘗不三致嘆於聖人之  
可學而至也夫先生爲兒童時卽志學聖人  
而其後卒如所志不由師傳默契理與非所

謂豪傑之士耶今諸生登先生之堂入先生之室睹先生之容貌與其車服禮器私淑先生以爲師朔望得羣萃而聚講焉聞正言見正事而又有鄉先達與學博士暨其後人之賢者耳提而面命之較之先生之時其成材也更易易矣雖古者大小學之盛何以加茲目今約法旣立期會旣明余又何必贅辭則請以數言志勸爰進諸生而詔之曰爾諸生於大學小學亦旣童而習之長而講貫不輟是程朱諸夫子內聖外王之旨窮理居敬之要約畧脩於此矣所患志之不堅講之不力或失則怠於是半塗而廢者或失則僞於是更有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雖得之必失之矣余願諸生一以先生爲師志先生之所志學先生之所學勿以葢盭易心勿以富貴改操亦如先生之願學聖人而後已焉黃邑一隅且將爲世儒宗余其拭目以觀厥成爾多士其勉之毋忽



順治拾陸年九月重九前一日

湖北督學簽事王發祥撰

學夫主以復學心知蓋盡心以知富貴如  
矣余願請主一如夫主為福志夫主以而志  
具育金生其技如醫其中精微器以必夫以  
如夫俱息然具育半金而無音道夫俱息然  
要餘畧辭也此矣誰患志之不聖精以不也  
具餘來精夫于內聖快王以音竄野畧婚也

在刑言刑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加服俸一級臣耿應

昌謹 奏為 龍剛御極 至德難逢敬獻

刑官一得之愚以廣 聖主如天之澤事臣

切惟古之 至聖極神必稱堯舜而尼父贊

之則曰蕩蕩無能名非不欲名實有不能名

者蓋舉所謂 聖神文武脩摹擬之而終不

足盡其變化遊于覆載之內遂不覺望洋而

嘆耳臣比來見 皇上處置魏忠賢及崔呈

秀等始而量同天地若不欲驟拂賢先帝之心既而迅若風霆正所以善述先帝之舉七年盤據之神奸千古肘腋之大蠹羽翼已成根株難拔者一旦而去之如孤豚腐鼠非恃古九廟有靈實係心獨斷且所以處置者又不先不後不緩不急使其有口而不能逞有爪而不及懼密勿之上剛柔疏練之妙小臣已不能贊一詞矣而又見比來九邊盡撤內瑞權歸督府臣益加額而祝曰

天子萬年蕩蕩難名哉蓋曩者神堯之誅鯀必待于虞聖之繼而張文忠孚敬之撤鎮守也亦在加靖十年今皇上御極纔兩月耳而作用已如此矣以今視昔不啻過之君德至此遂為第一君德相業至此遂為第一相業臣雖起家蔭胄而先臣曾以立官侍聖主臣佩服先訓遭際聖朝切思以塵露之微仰裨滄海以螢火之光上濟日月然亦在刑言刑絕不敢旁及一語列為四款惟



皇上垂聽焉一日釋繫臣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此千古聖神祈天求命之道近年以來  
自魏忠賢弄權摧折縉紳而累朝培植之  
冠裳且不如截番債帥矣是今囹圄中繫繫  
多人臣昨視事提牢目擊情形之慘細參招  
案益逾縲紲之冤邇來蒙皇上恩詔釋重囚  
幾二百人而諸臣猶未沾曠蕩無非悞于威  
壓阻于避嫌耳昨臣堂官請旨擬釋有五  
人焉真幽谷生春長安歡聲雷動矣臣得復

以五人冤狀為皇上細陳之如原任遵化  
縣丞如杞才望素彰當邊事擾攘之時而  
先帝擢以重地冀必有當于疆場而以不申建  
祠不迎塑像遂捏扣糧獵冒逮擬重辟豈兵  
道而有監守乎此道臣李應薦疏為虧枉而  
臣堂官所以請釋于皇上者也如原任薊  
州道胡士容夙負節鉞之才且為賢勞之首  
惟其治臨呈秀之鄉而呈秀之宗族門客無  
不撓法瀆請而士容絕之呈秀徑捏騷擾驛

逋侵欺錢糧之條逮而重墨夫監司而有錢糧之責乎此固道臣李應薦疏爲虧枉而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原任御史方震孺巡按河西不能調停經撫不爲無過然法司之招不云乎震孺但能口言之耳能代經撫而身爲之耶當大瑞東濕之時 中旨三駁而法司三爭震孺之案旣明矣忠賢深求羅織卽坐震孺以逃而且非逃律古今有無律之罪乎况前任之御史毫未損其偉

望而嗣如震孺便幾殺身故科臣霍維華之疏以爲定論而視師尚書張鶴鳴原勘之疏豈俱黨震孺者乎此 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如原任大理少卿惠世揚者狂妄多事自中無人尤皆自取而臣細閱世揚招案交通之事原無實証如世揚而以交通論死則今之爲權勢所迫而譽魏忠賢者亦多矣法可槩加乎卽或世揚之罪與孫慎行趙南星等同頃者南星等已蒙 恩詔遂首丘矣



而徑欲獨殺世揚耶此臣堂官所以請釋于  
皇上者也又如原任戶部主事李柱明倉差半  
載萬里孤踪止因爲惠世揚門生當世揚爲  
忠賢入逮春明柱明以師生之誼差長班一  
帖迎囚師于宣武門外偵事件者聞之忠賢  
而拮據監守之律坐之不亦寃乎此臣堂官  
所以請釋于皇上者也臣掬五臣之寃而  
請釋繫臣亦所以信恩詔也伏候聖裁  
一曰尊法律古云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

舜終無術則律也者固聖君賢相所以平  
治天下而畫一守之者也况高皇律令損  
益百王尤爲千古定案聖子神孫所宜世  
守者舊年因王恭廠之變先帝勅諭有云  
以後子孫永不許下從重之旨著爲令大哉  
王言與高皇媲美矣而竟爲忠賢所阻抑不  
一月而從重如故于是園土之中有問重罪  
而無律者有不用律而任意一加再加者以  
快忠賢之意則可耳遠何以服天下萬世近

何以服被罪者之心乎今後似當盡洗陋規  
惟律是守查諸累有與律不合而爲忠賢所  
意加者盡赦之是亦廣皇仁而尊祖制  
也伏候 聖裁一白重詔獄鎮撫司係 朝  
廷詔獄原不輕用前朝縉紳下詔獄者卽罪  
所當懲尚有優待之意自忠賢用事非鎮撫  
司朦朧殺人不足以快其意而掌北司許顯  
純者則忠賢義子也其所誅殺一取忠賢之  
旨而士紳之命始犬豕不如矣殺之未已也

又支解其體故淹留其屍卽奉有至親領埋  
之旨而殘骸業已寸碎嗟夫此誰非 皇上  
之臣子而荼毒若是語及至此天地傷心且  
賍銀動至千萬正數已不能完而顯純又加  
三而徵收今比賍諸臣現在刑部可問也伏  
乞 聖明洞照北司之爲鬼窟一切事情俱  
無輕付詔獄亦所以廣 皇仁也伏候 聖  
裁一白禁告密今當堯舜之世風聞言事有  
臺省諸臣矣巡緝禁旅有京營科道矣申理



冤枉有五城御史及法司矣用告密何爲而忠賢之爲此者蓋亦知自己攬權殺人恐人心不服所謂膽虛也故借告密之舉動輒制人以危法不曰妖言則曰咀呪無貴無賤呼爲祖爺而閨門床第之間俱不得安其性命矣且也各衙門中火長公然說事見之者未有不色變者也今忠賢旣已正法則弊政亦當立革番役事件似當求杜且瑣細藝瀆之事何足塵天聽也伏候聖裁以上四款

平平無奇然天下之事期于平而已矣至如原任叅將胡維寧舊當邊事亂爲波及之時而維寧獨超免于評論之外止因忠賢坐派游士任賍銀苛至巨萬維寧奮烈士之槩一肩替死今絕產敲髓而未暢忠賢之私且雙盲錮疾已奉恩詔比之達奇勲竇承武猶可原也若刑曹之應罪合律者不過二三而含冤無律者十有八九臣不能盡爲皇上陳之并祈聖明萬幾之暇置重囚刑策一

本存 黻座之傍天下自此無冤矣伏乞  
聖明俯賜採納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五日具 奏十一日奉  
崇禎聖旨東廠衙門

祖宗舊制設有旂尉緝獲奸宄關係甚大逆惡  
魏忠賢擅權煽震莫可誰何與旂尉無涉今  
大逆已殄衆恨已消乃奸黠小人乘機報伏  
捏告廠役朕覽各役訢廠揭帖見各衙門擅  
行提挈以致驚慌逃竄緝獲重事所倚何人

且如崔呈秀招權納賄豈無私人亦如此株  
連蔓引否顯是取應昌妄議裁革陰行舉使  
本當重處姑着降三級調外任該城見羈旂  
尉卽行釋放未拘的一槩停止以後內外諸  
臣務各修職業共臻和平毋得徒懷恩怨止  
畝報伏以固元氣該部院知道

由二品廕于天啓三年內告擦除授南京戶  
部炤磨所炤磨四年二月廿五日到任六年  
六月內陞順天府馬政通判本年八月廿八



日到任七年五月內緣三王之國加服俸  
一級六月十五日陞刑部陝西司主事本月  
廿一日到任十一月建言降三級調外任用  
崇禎元年七月內補上林苑監右監丞十一  
日到任十二月廿三陞前軍都督府都事十  
七日到任二年九月內陞南京戶部陝西司  
主事三年二月初九日到任本年四月內接  
得文選司員外吳鳴虞遵旨回話一本奉  
聖旨京府官不得作外缺耿應昌鄒毓祚仍俱

調外吳鳴虞已有旨了隨即回籍十二年十  
一月初四題補廣西布政司炤磨仍吏從  
七品俸于十三年六月初二到任十五年正  
月陞雲南楚雄府通判未任新朝于八月  
王投誠奉部院江題叙原銜候用主事耿應  
昌原籍永樂護駕千戶耿國寶之後分于  
河南湖廣今尚有祠堂在西直門外懷順  
王係同國寶所分

張公任後昌生一孫今兩歲矣能繩祖武不

知後來何如敢白

昌京藤 未樂驚驚于火烟園寶之於令于

王姓婚奉暗刻工毀除京謝赴甲主事烟煎

民望雲南焚劫我國後未丑 祿博于 英

子品奉于十三半六月依二便并十五半五

一月依四 跟辦黃西亦知同臥醫以支發

贈收吳島真已育首丁罰唱回離十三半五

小叙

宦寺與厥衛同惡相濟也無宦寺則厥衛之

毒不敢肆無厥衛則宦寺之害不得行周禮

綴衣趨馬盡顛俊之流漢大臣得以出入宮

禁後世內有女御外有給事而宦寺之設也

何為周禮止以五刑糾萬民漢約法三章後

世統之有刑曹攝之有大理而厥衛之設也

何為宦寺藉厥衛之威假詔獄株累大臣而

罔憚國法厥衛希宦寺之旨開告密擅改律



令而罔恤人言舉世之人安得不道路以目  
手足無措也乎自豎刁亂齊刑書鑄鄭以至  
定策國老麗景閻羅沿及明朝未之有易洪  
惟

世祖御極取宦寺厥衛而兩廢之夫置之而不  
用則猶在也廢之而不置則永絕也真可以  
召和氣之應基太平之業矣余策名先朝目  
擊貂璫魏忠賢擅權之惡與北司許顯純濫  
刑之慘恨不寸磔以洩其憤夫以烈宗之明

决能誅之而不能置能置之而不能廢當日  
大臣言之者止族忠賢之奸而不及正顯純  
之罪止陳宦寺厥衛之弊而不能革宦寺厥  
衛之名獨吾楚 耿公府先生以名臣之蔭  
身爲刑官直指四事之失而抗疏廷爭褫職  
投荒毅然不顧雖一時見擯而奸邪之胆已  
落矣閱今幾四十載寇兵擾攘陵谷變遷而  
先生家居點領年逾高道体逾腴豈非食正  
氣之報于未艾乎偶檢殘帙以驅睡魔得樵

史一卷覽而有感故表而出之以待異日作  
史者採入汗青與陸宣公奏議賈大傳嘆息  
並傳且以見 先生當日一言卽爲  
清朝龜鑑也

順治辛丑歲夏六月之下泮日  
前進士第今工部尚書管總督倉場戶部右  
侍郎事年家弟星沙趙開心頓首謹序

湖廣黃安縣新會館紀畧

秦如容

邑建於

世宗之甲子館建於 今上之甲戌相距七十

有一載何遙也甲子建邑 天臺取公以柱

史請 命勤民之力衆爲政甲戌建館容與

光龍 以未入仕合謀紓已之財自爲政難易

相去何懸也取公起家大行而容亦以中書

基始後先步軌何符也顧七十年間侍御周

公諱司理盧公諱與先君祠部公諱及我宗



忽調公皆聞制科也而往來都下悉寓旅棧

舊邑之館豈其不思別建乎母亦謂舊館初  
自取公遺澤未遠如張公藝九世百忍難遽  
別籍耳故侍御公雖曾建館仍就舊館之側  
而拓之今麻城新館是也及容丁郊公車入  
舊館視其地不能旋馬新館雖存而扁額非  
黃安字樣遂不免有狹小前人之意倘亦遺  
澤既遠天牖容衷乎乃同鄉在京諸公率  
援先輩雅誼互相尼止容曰使館必不可

則邑何爲先別乎容欲別館之意固即取公  
別邑之意也衆於是無詞且有力贊其成者  
故甲戌之役甫釋禍即獨力肩此而光龍造  
銓得廬江令不肯自外乃合兩人力其經始  
焉異哉斯館數十年不成而一朝成之衆君  
子不成而兩人成之官成之人不成而將通  
籍之人成之倘亦物之有時事之有數不可  
得而強歟第其規模草創率多未備其間增  
置潤色不能無待於昔之有約與後之同志





則齏粉矣女曰已聘某氏子死則死耳富貴何  
美賊取刀斷女足趾威之不從賊復斷女手趾  
女不從如初賊怒遂刃之藁埋

萬曆二年知縣應存初始封其墓云

耿子曰余按史載昔唐俘獲黃巢姬妾時僖  
宗宣問之曰汝曹皆勲貴子女何爲從賊其  
居首者對曰狂賊兇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  
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乃以不能拒賊責  
一女子置公卿將帥于何地乎吁今茲具鬚

眉列冠裳者可思矣慎毋媿黑女輩哉

彭氏余從叔祖大賓妻也賓卒時彭年才二十  
六遺孤二彭抗志撫之苦家窘百方拮据不能  
給朝夕賴族伯教授公高其志操時時斥俸賙  
之年六十六歲終卽新寡之年訖于白首家人  
未嘗一覩見齒咲居常凜凜若鐵面然族里婦  
女瞻其容儀者心自嚴憚焉

年郡守慈谿

孫公光祖檄封其墓

黃氏承使王惠妻甫笄歸惠惠時業已爲承使

受役于公十九在外黃獨居敬養舅姑出諸姒  
先得兩尊人歡顧又恂恂以身下諸姒克諧以  
和居五年惠旅會城蕩而忘歸舅姑以嗣續爲  
念遣從之寓省一夕而黃不安于闔闔適歸歸  
而有身後舉子曰國孝甫週而惠物黃時年二  
十四耳惠疾亟時念黃少囑母再醮之黃聞而  
持其孤向惠號曰君言二妾矣妾不難以身殉  
顧妾與君俱是呱呱者向誰啼耶惠聞泣謂母  
曰兒故知婦無二志第不忍重苦之耳今云爾

任之可也惠既切號慟幾絕既忍死勉襄其事  
後卽屏居一室含哀緝緝勤以撫其孤自是  
速老不服色綺疾不用醫藥曰嫌其診也亦不  
用禳罔吾天年果盡蚤得從夫子地下幸矣鬼  
神必不妄譴我也年八十二歲終黃嘗得一觀  
音大士像祀之謹每家人疾病休咎卽見之夢  
預知之抑其志潔行芳將鬼神可質也撫其子  
旣成立嗣撫教其孫曰三顧應萬曆四年歲薦  
曰三極登巳卯鄉試



張氏蔡純仁妻茅畝里儒士張本女年十七歸  
純仁甫暮而純仁物張矢志不渝舅姑故閭閻  
下族也強迫嫁之張引刀割耳髻封其戶奉主  
牀頭蚤暮哭數絕一歲寇掠鄉村舉家走遁山  
林棄張不顧張繫組于頸懸梁據几以待屬其  
老婢曰盜第及門卽推几令得速斃也盜過門  
不入乃得不死後純仁弟純信亦天其姒徐感  
之矢志與張同居死守諸叔視爲怪物奪其分  
產貧至不能朝夕而操節益堅應令聞而嘉焉

乃斥俸置產贍之年近五十以病卒貧不能葬  
余慕義爲之殯取其夫骸共瘞焉  
孝婦劉氏二尹王國任妻太保莊襄公從姪女  
也父曰天成與二尹父珍同遊郡庠相厚善因  
有婚姻約而莊襄公配王夫人故珍從姊也以  
是劉襁褓莊襄公卽主字王云劉甫六齡而一  
尹母熊物劉聞計鎮日啼泣不食嗣每值熊忌  
辰輒哀慕悲涕焉旣笄歸二尹其後姑爲陶劉  
事之甚得其歡陶嘗語如黨曰自吾得新婦增

一孝女矣遇之視所生子婦加數等二尹以歲  
薦肄業南雍劉從逾年婦姑盼念俱至成恙蓋  
相敬愛終身如一日云二尹壯歲無子劉惶惶  
密置側室進御于二尹乃生三錫撫之如已出  
稍長則督教惟嚴不盭義方也遇諸妯和而不  
狎于諸姻黨里隣咸接以禮而有恩姑熊之族  
中衰而窶歲時周之尤厚家臧獲幾千指馭之  
肅然無敢犯有司者劉後病三錫方就童子試  
劉不身憂而時時念曰弟得兒列鬢序吾目瞑  
矣三錫果補弟子員劉自幸目視其成含咭而  
逝隆慶壬申歲也

耿子曰余聞先妣秦太恭人恒曰吾見劉孺  
人莊而閑簡而中倫擅女師哉惟孺人在閨  
爲淑媛儷二尹爲令妻撫三錫爲慈母卽遇  
姻黨族里足稱仁賢而余稱之曰孝婦孝婦  
云蓋感夫世降風下諄語勸蹊自昔嘆之矣  
乃冠族女席其貴驕以懟舅姑者尤不少也  
况能敬事後姑如此乎又况于未經一面之



云姑而能哀慕之如此乎惟此一德可風矣  
且置勝以延夫子之宗是孝之大而德逮于  
妣媿姻黨是皆其孝之推也語曰言孝立萬  
善從信矣

孝節傳

余昔丁亥還自北都往省舅氏從  
道上海望見一行于步趨謹飭意

必有遠志深念者令從者追招與語論為  
比郭王生世本本時業儒從余友吳存甫  
氏學心異之比至舅氏語及舅氏為述其  
父若母孝節事行嗣聞諸邑邑令李扁其  
問曰孝  
節云

孝節傳為黃安北郭子威并其妻述也威幼失

怙恃其仲父曰時瑩者撫之猶子比長為娶張  
瑩先是有一子而天意即子威矣羣從利瑩之  
無後也聞然欲分其產瑩憤欲訟以有威也威  
泣曰儂賴仲父以生有此身即幸矣何利于產  
任羣從分之毫不欲取族長老三分其田強令  
受三之一乃勉受硲田十畝耳以是家益窘威  
胼胝力穡張勤女紅佐之孝養瑩惟謹時瑩壯  
年已抱末疾久之益劇卧牀第者十年所其坐  
起食飲櫛沐即溲溺諸瑣委須人扶掖護持而

威日每作苦營生又時有門戶役昕夕惟張躬之靡有懈晚而瑩病增迷罔昏蚤莫辨飢飽無度嗜好怒詈俱失常性張百計將順如撫嬰孺不少違忤如是者再逾年瑩場感哀毀幾絕張泣謂曰仲父有媪在且老矣君如不諱忝此媪何威勉忍死就養仲媪其事仲媪一如事瑩者仲媪故多病病後嘗思肉食亟張卒不能具皇皇然傾缶貯粟集得斛餘躬負之市易一鶩亟歸烹以供欲盡之屬厭恐益其疾也四分之謹

藏其餘以待不時需嬰孺在側涎垂垂不得一染指焉啼則取鞭過篁驅之戶外任其呱呱啼勿惜也已仲媪病泄痢者再逾年時穢裋席張昕夕手爲蠲滌無難色又後病風痺客臂不得前後溲者逾月威惶懼愁痛呼神籲天祈以身代尋問醫云得溲味卒甘尚可活也媪偶使威審取嘗焉家衆竊知轉語諸人里父聞而驚訝曰爲此者古稱黔婁而今有威爲兩耶威時亦病又時時伏枕祈曰天乎仲父育儂猶子得假



一日餘生畢仲母窳窳事卽棄捐填溝無憾媪果先二月塲威卧苦土兩越月爲風濕所侵病增劇其時張年可三九其孤僅八齡威目孤謂張曰儂以仲父故得至今儂兄重聽廢人也是孤安恃哉家且貧甚儂卽死計若必適人矣張泣曰是何言哉君阿天也天一而已寧有二乎妾本願卽從君地下徒以此孤苟活耳矢死靡他終與孤相爲命也威伏枕頓首謝曰子若是儂瞑矣威塲柩之于寢張夕每偕二孺憑棺哀

號常至達曙比當春夏雷雨夜患其震驚號慟尤慘將鄰杵罷春城墉爲圻矣張擬身殉欲緩其葬會歲荒盜起族長老懼有他虞趨令拮据營塋之自是家益落僅一力田双隨適張朝秉鋤荷畚躬自播種夕刈藿拾稿夜勤績紡卽饘粥縷襦不給也僉爲不堪而張勵操廿年如一日矣時其門稱未亡人者五咸無二志抑其濡漸然耶張年今逾艾令甲所得旌者邑令扁揚其間曰孝節足以風矣威子一名世本八齡而

孤者弱冠時病依宗里僧李壽菴謂其法可超  
生死予令從李上人遊其侶趣之遠遊張泣爲  
書止之李上人見其書慟感讚嘆稱爲活佛謂  
所言皆心髓至言擬之海潮音云

天臺病叟曰余之傳孝節也太息不已而繼  
之流涕披面云侍者訝余涕之無從或曰老  
病易悲耳蓋慨輓近士事詩書列章逢而不  
顧父母養者有矣詩譏諛語何訝齊民威孝  
養仲父如是可爲難矣而不利其產尤難孝

養子平時難矣而孝養于老且病至病而迷  
罔則尤難也惟威之孝張實成之婦之能孝  
尤難矣此余所爲長太息也其流涕者則其  
感觸自衷矣蓋卽張市鶩共養事嗟窶人之  
爲養者其情狀良足悲矣古稱茅容何異焉  
因憶余少食貧時常病病後思肉食大異常  
情父母之俯育余者狀有類張之所爲養偶  
一念之此涕所爲靈靈下若雨也無論此念  
諸父之所以撫教余者恩亦罔極矣而未能



少報俯媿于威何如耶此又涕之所從也

田謝余心人負食報常蘇蘇對思肉食大異常  
爲養皆其計惟良且悲矣古蘇榮密何異焉  
獨爾自夷矣蓋唱張市蒼共養事聖賢人之  
次讓矣出余前爲身太息也其流弊者限其  
因限次讓出計張之等張實知之缺之謂等  
養于平報讓矣而幸養于法且麻至麻而殺

文徵

夫綸簡龍章寵錫自天蔚乎煌煌榮被無疆  
矣建議矢謨用襄鴻勳作者之志可永思也  
若乃金石所畱簡編記注足以述往詔來者  
雖蒙蝕蠹曷忍散逸哉述文徵

誥勅

以吳琳爲吏部尚書誥 洪武三年

誥曰惟古帝王之治天下在于得人才然人才  
實由于銓選朕所以于吏部之職必擇器識

文徵

公明者居之爾琳學術既醇踐履尤正事朕  
由博士陞僉憲克振風紀及貳離臺國課以  
辨俾居記注獻納爲多茲用陞長天官以掌  
銓衡之重爾其量材而授官計功而考能使  
賢愚有別而黜陟合宜庶克稱朕爲官擇人  
之意可

諭吏部尚書詹同

洪武四季

吏部者衡鑑之司鑑明則物之妍媸無所遁  
衡平則物之輕重得其當蓋政事之得失在  
庶官任官之賢否由吏部任得其人則政理  
民安任非其人則厥官曠職卿等居銓衡之  
任宜在公平以別賢否

命詹同以翰林學士致仕勅

洪武七季

勅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劍總率六師以拯民艱  
延攬英雄以圖至治凡二紀于茲曩者親征  
武昌平陳之日爾同以文學之美從朕同遊  
厥後任博士啓居注學士皆舉其職又長吏  
剖辨人才之賢否審職任之輕重咸得其宜



今季雖已邁猶輸誠效謀迄無少怠可謂賢也。已朕不忍以爾耄季服役奔走特命以翰林學士致仕爾惟欽哉。

命右僉都御史鄒來學提督京東軍務勅 正統十四季

勅曰蘇州林南等倉山海等衛所永平等府州縣喜峯等關口收支糧早作弊侵欺其屯田侵占欺隱遵化靈山地上任結實豪右亦多據之與小民爭利今特命爾往蒞其事若姦頑

怙終不悛者究治爾宜廉潔公勤凡事從宜區畫務使兵民利便糧餉充盈庶副委託之重迤北一跬不許將弓箭軍器出關交易違者治之不貸

贈耿大振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李氏淑人制 萬曆十五年

制曰彝典旌賢必勲榮于再世善人種德乃萃祉于一門唯天道在所寵綏斯國恩爲之申錫爾耿大振乃刑部左侍郎定向之祖父賦

性端方視身孝友韜華戢耀咸高長者之風  
積行累仁爰篤後昆之祚元宗有子繩武惟  
孫慶澤孔遐褒章宜茂茲特贈爾爲通議大  
夫刑部左侍郎式增賁于重泉永流芳于奕  
葉

制曰詩詠似續彰祖妣之垂休易著吉占稱王  
母之介福肆國家有推崇之典俾大臣遂報  
本之思爾李氏乃刑部左侍郎耿定向之祖  
母毓自望族歸于德門持儆戒以相成佐夫

順正秉嚴恭而作範治內明章傳子及孫益  
昌而熾宜申褒卹以表芳徽茲特贈爾爲淑  
人並隆烝畀之儀爾篤雲初之祐

封耿金爲監察御史秦氏孺人勅

嘉靖四十

二年

勅曰朕聞古之君子積德勵行以自淑其身者  
則必克昌其後時乃天道故國家褒錄人臣  
之親所以明植慶之源而行奉若之典也爾  
耿金廼雲南道監察御史定向之父賦性醇



誠裊身恭慎惇倫秉禮嘉遯守貞庶幾古之  
良士矣義訓成子臺察蜚聲豈非德善之慶  
哉茲特封爾爲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尚  
貞教維風以光休命渥恩未艾其敬承之

勅曰易稱家人有嚴君父母之謂以教育之德  
同也肆朕嘉憲臣之績勲恩優勸非以體其  
顯親之情與爾秦氏乃雲南道監察御史耿  
定向之母端莊淑惠恪有令儀正以相夫嚴  
以教子婦儀母道式範中閨乃夫暨爾躬偕

履康壽觀此顯融于爾慈迪有光矣茲特封  
爲孺人祇服榮名永燕爾後

封御史耿金爲工部屯田司主事秦氏安人

勅萬曆元年

勅曰朕以尊奉

慈宮需慶廷臣自子幸親咸與顯揚蓋以篤教  
忠之報而推其所自生也爾封文林郎雲南  
道監察御史耿金乃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  
定力之父畝畝逸民鄉邦善士義方有訓開

甫嗣人正學蒞官允彰燕翼是用加封甫爲  
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祇服鴻恩永  
綏康壽

物曰人子之欲顯其親豈殊于怙恃哉國家因  
親教愛體其奉養之情而推及之亦先王以  
孝治天下意也甫封孺人秦氏乃工部屯田  
清吏司主事耿定力之母明章婦順肅慎母  
儀甫子學古入官休有令聞甫訓育之勞不  
可忘已是用封甫爲安人象服是宜燕居攸

稱

封主事耿金爲中憲大夫右僉都御史贈安  
人秦氏恭人制萬曆七年

制曰家有義方之訓乃能移孝以爲忠國有錫  
類之恩是謂因親而教愛矧惟崇秩可靳彝  
章甫累封承德郎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耿  
金乃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定向之  
父賦性端方稟資樸茂葆光戢耀夙敦恬雅  
之風履坦居貞允洽好脩之譽維嗣賢之並



顯本廷訓之迪成祿養滋隆令名有託是用  
加封爾爲中憲大夫如子官祇承三錫之榮  
永篤百季之祐

制曰積慶之源惟基于內德式毅之教亦藉于  
母儀故恩渥之弘敷翹慈闈而並及舊章具  
在新命渙頒爾累封安人秦氏乃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耿定向之母性成淳懿  
德備孝慈順以相夫懋篤蘋蘩之敬勞以最  
子載揚機杼之風哲嗣亢宗自躬食報鼎鍾  
之養弗逮栝捲之念方深是用贈爾爲恭人  
增貢泉臺貽芳女史

諭祭右僉都御史耿金恭人秦氏文萬曆八  
季

制曰惟爾蓄德在躬韜光未試爰及厥配媿美  
相成篤生嗣賢薦躋融顯褒綸屢被祿養方  
崇宜壽考之駢臻胡音容之永隔茲頒諭祭  
用示優恩幽靈有知尚其歆服

贈僉都御史耿金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恭

人秦氏淑人誥萬曆十五年

制曰人臣有功于國恆資父以事君賢士不顯其躬乃受祉而及子故有追崇之典以昭式穀之光爾累封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耿金乃刑部左侍郎定向之父夙懋儒業蔚爲士英慶善孚于鄉評詩禮嚴乎庭訓爰啓令子載陟陪卿睠茲明刑弼教之勲孰匪迪哲貽謀之力茲特贈爾爲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美龍章之孔赫昭燕翼于無窮

制曰賢母之風徵于麟趾贈禮之盛極于羣衣睠予士師之崇方切慈闈之慕可無恩渥以廣孝思爾累封安人贈恭人秦氏乃刑部左侍郎耿定向之母貞靜幽閑惠和共肅有鵲巢之德睦于宗嬪有螽斯之祥昌于胤嗣祿位滋顯令淑孔昭雖鼎養之已違豈綸章之可靳是用加贈爾爲淑人非徒爲窀穸之光永以慰藜莪之感

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耿定向文林郎彭氏孀



人勅 嘉靖四十二年

勅曰國家設御史以秉憲度振風紀爲耳目之官而又簡學行兼茂者董畿輔之學政其任至重也匪得其人曷克稱焉爾雲南道監察御史耿定向問學閎深志行端介以明經高第馳譽使垣擢列憲臺驟聞忠牘比巡藩服茂著風裁乃命爾董學政于南畿崇雅黜浮士習丕變允稱師模之任悅于朕心茲以三載奏績特授爾階文林郎錫之勅命夫鑑以

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今爾居紀綱之司約已飭躬惟明惟直以敷教作人俾賢才彬彬彙征足爲國家之用是朕所望于爾者欽哉

勅曰人臣克秉忠勤以功業自奮者必本之賢助故國家疏榮錫命旁及中閭嘉相成也爾雲南道監察御史耿定向妻彭氏淑柔貞靜壺教夙閑勤儉宜家儆戒在位卽爾夫之克祇厥叙罔恤于私可以知其賢而能助矣茲

特封爾爲孺人仰承休命尚敦懿脩

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耿定向中憲大夫彭

氏恭人制萬曆七年

制曰朕承權

慈極錫慶廷僚瞻中臺風紀之司蜚聲惟舊而南國保釐之寄簡畀方新宜需褒綸用昭寵渥爾原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耿定向性資鯁介學蘊宏深自奮跡賢科宣勞使烏臺而執法雅志澄清叅棘署以平

刑夙稱明恕暨廻翔外服而還秩內廷游躋卿寺之榮爰陟中丞之重爾能樹表儀以貞百度端榘範而肅羣僚卽履家艱不殊朝列頃從召起例得推恩是用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專席擁旄均屬紀綱之任詰戎飭吏允資文武之才勉旣乃心益祗厥叙尚有崇陟以答忠勞欽哉

制曰惟羔羊正直之節能閑有家惟雞鳴儆戒之賢克贊在位恩必隆于亟逮義實取其相



成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理院事耿定向  
妻封孺人彭氏夙以士女嬪于儒流順正不  
違恪守衿幘之訓儉勤無斁動遵圖史之規  
壺範聿脩官常攸賴是用加封甫爲恭人增  
翟弗之光萃樹閨闈之懿則

授刑部左侍郎耿定向通議大夫贈恭人彭  
氏淑人制萬曆十五年

制曰朕欽慎祥刑簡需邁德明罰勅法旣深歲  
閱之勞進律酬庸宜需廷綸之寵彝章具在

渥命爰申爾刑部左侍郎耿定向貞操達識  
邃學宏才甲第蜚英使垣效節揀居辟省有  
激揚謇諤之規擢副理司壘明允綜詳之譽  
雖抗節中乖于當路而追鋒再踐于亨途尚  
重罔卿後先綿歷中丞督撫內外更敷尋勇  
退于急流益蔚懸乎雅望起參憲府晉貳秋  
官而爾本明清敬忌之衷郵罰麗事持忠厚  
老成之度飭律求情邦禁以平民風攸賴聿  
成最績曷靳優恩茲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

之誥命於戲臯陶時懋乃功贊虞帝協中之  
治蘇公敬爾由獄開周家仁壽之基尚其愈  
篤忠貞永追遐矩庶選爾勞而弗替滋承命  
問于有終欽哉

制曰國家優叙勞臣弘推渥典念其閨闈之有  
助而錫之寵榮雖其音容之已遐而不忘愍  
卹爾刑部左侍郎耿定向妻累封恭人彭氏  
秉德柔嘉禔身淑慎相夫君君而有俶敦家政  
以惟雍今圖史之芳規宛然猶在宜絲綸之  
顯秩賁爾如生茲特贈爾爲淑人尚歆三命  
之崇允紹二南之化

諭祭戶部尚書耿定向文

萬曆二十四年

制曰惟卿學溯淵源德成閎遠歷官四紀著績  
三朝白簡輸忠操尤堅于遠謫清標樹節聲屢  
振于中臺人歸巖石之瞻士重斗山之仰初  
崇八座遽臥二丘有尚友古人之風懷獨爲  
君子之耻方資表正何遽淪亡良配偕藏遺  
靈不泯宜頒寵祭尚克歆承



論葬戶部尚書耿定向文 萬曆二十四季

制曰惟卿

先朝耆碩後進表儀德彌邵于季高名益彰于身歿悲生朝野惜夜壑之遽扃祭備榮哀慰冥魂于如在

贈戶部尚書耿定向太子少保諡恭簡誥命 萬曆二十四季

制曰大臣匡世之功每踰時而益顯昭代勸賢之典雖沒世而猶隆國有彝章朕不敢廢爾

戶部尚書耿定向性資端亮學識閎深持白簡以繩違範青衿而有造澄冰朗玉洞流略之精微清鑄太敦識典刑之髣髴急推賢獎善之誼懷憂國愛君之心頃思得人而襄天步之安乃由執法而畀地卿之任功成身退望彌重于具瞻憲老乞言政尚須于入告豈謂飾終之請在予求舊之時世咸悼其云下朕可微于愍卹茲特贈爾太子少保諡恭簡錫之誥命於戲疏恩進秩升華青禁之班節

惠尊名加賁黃扁之祿庶幾精爽不昧歆承  
授工部屯田司主事耿定力承德郎朱氏安  
人勅萬曆元年

勅曰朕惟古者寓兵于農其法廢已久屯田之  
制則稍寓農于兵以節縮軍饋所以佐國計  
寬民力甚鉅故冬官司田其屬未易任也爾  
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耿定力學紹家傳問  
揚廷對清勤敏茂克舉其官茲以覃恩用授  
爾階承德郎錫之勅命夫今之屯政弊甚矣  
內乾沒于饗勢而不檢外侵擾于寇胡而莫  
救近雖屢飭其法而屢格不行朕甚慮之爾  
有正學之志則土田甲兵非儒者分外事也  
尚悉綜周謀以紓朕經遠之懷欽哉

勅曰夫鷄鳴之戒恒情也而詩人咏之饋食之  
敬細事也而春秋載之則人臣室家交儆之  
私其有錄于公朝宜矣爾工部屯田清吏司  
主事耿定力妻朱氏婉淑能從以相內政爾  
夫學不弛業官不違箴爾先後之也是用封



爾爲安人祇膺並命之榮益茂相成之德  
授成都府知府耿定力中憲大夫安人朱氏  
恭人誥萬曆十四年

制曰朕嘉古政平訟理之風思與良二千石其  
臻斯跼惟川蜀之區夙稱險巨而省會之郡  
尤屬煩難匪得雋賢曷膺殊簡爾四川成都  
府知府耿定力貞操雅度朗識宏猷甲第蜚  
英卽曹列秩士望允孚于積歲官階特借乎  
專城肆起家艱再司邦寄而爾才優办解守

勵水清政簡惠孚民懷吏畏可謂郡國之選  
已茲以歲滿特授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  
於戲惟生民之命脉係于守牧朕旣錄爾之  
舊勞惟朝廷之紀綱表于臬司朕方畀爾以  
新命尚勵忠勤之節允光迪訓之詞欽哉  
制曰自昔周南大夫其妻以采蘋之賢而佐羔  
羊之節朕嘗嘉之肆旌勸之典可獨遺于厥  
配哉爾四川成都府知府耿定力妻封安人  
朱氏母訓夙閑閨彝允迪克勤而儉以贊官

常宜承從爵之褒庶表宜家之範茲特加封  
爾爲恭人祇象服之孔率勵鷄鳴而匪懈

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耿定力中憲大夫贊

治尹朱氏恭人制萬曆三十二年

制曰陪京國家豐鎬並設中臺長江襟帶東南  
特開軍府睠茲重寄必藉壯猷非有崇褒曷  
章懋績爾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耿定力學富淵源才空湖海制  
科奮跡卽署宣猷兩郡播循良之聲八閩歌

樂育之惠爰參藩服入副奉堂歷貳銀臺簡  
鎮南服而爾赤忠擘畫精白激揚肅令簡師  
除戎設堠舳艫嚙尾波澄午渚之宮旌旆搖  
雲天塹龍江之渡軍實討而南國旣鞏偏師  
濟而西陲亦清旣奏膚功宜更新命是用授  
爾階中憲大夫贊治尹錫之誥命於戲外寧  
內憂方軫釁萌之戒有備無患宜深柔土之  
謀益輸幹濟之猷用副樞衡之託

制曰閩外持衡式布安攘之烈閩中捧玉用襄



文武之猷既奏臺庸宜更綸命爾提督操江  
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耿定力  
妻先封安人又封恭人朱氏珩璜比潤圖史  
爲儀出自華宗歸于名士相夫子以從官周  
旋中外秉婦順而佐饋拮据初終睠茲周南  
鎖鑰之功益覩江漢琴瑟之化是用仍封爾  
爲恭人翟弗游加象服既光于三錫蘋蘩矢  
志雞鳴無替于一心

諭祭兵部侍郎耿定力文

萬曆三十五年

制曰惟爾操脩慎密氣度冲恬粉署蜚聲黃堂  
著績教旣敷于多士望尤峻于清卿迨建節  
以佐臺風行畿甸遂貳樞而奮武兵戢潢池  
方資豐水之長城遽痛峴山之短碣睠惟盡  
瘁良用盡傷祭塋並頒爾靈歆服  
贈兵部侍郎耿定力戶部尚書誥命萬曆三十五年

制曰畱樞貳卿厥任惟重有如威望素孚生資  
彈壓發貽典刑其所風軌遠已爾原任南京

黃安所身  
兵部右侍郎耿定力操履端貞才猷敏練即  
曹懋慎勤之績治郡起卓異之稱擢典文衡  
允推朗鑑繼參藩政尤著清修逮卿寺之游  
颺遂畱臺之久借兼開牙纛晉副戎樞指顧  
風清旣覘江洋之久謚威稜霜肅旋看戎莽  
之潛夷內外歷仕兩朝始終惟堅一節宣茲  
偉烈未霈恩褒奏最方聞計哀踵至良足悼  
已是用贈爾爲南京戶部尚書錫之誥命於  
戲文綏武振折衝素裕乎五兵公望卿材模

楷允宜乎八座歆茲寵綽賁爾幽局

禮部儀制司主事彭遵古妻胡氏安人勅萬  
曆二十八年

勅曰昔唐史稱李珣爲儀曹特推清廟之器蓋  
南宮華秩式資時秀朕茲歲月而優敘之惟  
年勞是視蓋其重也爾禮部儀制清吏司主  
事彭遵古經術名家庭掄俊望抗章得罪薄  
譴賜環起之膠序之間遂入成均之署歷試  
茲久乃簡清班而爾亮節孤高冲夷恬遠識



從世練地與名高由客部以升華佐秩宗而  
匪懈茲當考績特受爾階承德卽錫之勅命  
夫國家禮文之事詳在令甲非行之難惟人  
實難爾公忠自許亦無忝寅直之司矣夔龍  
之選豈異人任勉持厥美摹之昔賢朕且有  
顯畀焉 勅曰夫琴瑟靜好體相儷而道相  
成士所爲夙夜在公未有資其敬助而不偕  
之榮寵者爾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彭遵古  
妻胡氏夙承女訓來嬪儒英清約自甘拮据  
共勵旣偕華路彌贊素風無慚雜佩之勤有  
羨溪毛之薦眷儀曹之奏績宜閨閣之同褒  
是用封爾爲安人丕昭象服之光益引鵲巢  
之福

廣東道監察御史周家棟妻羅氏孀人勅萬  
曆三十年

勅曰朕以天下爲車以法度爲銜勒而以風紀  
之臣爲之御御史者非所謂風紀之臣與得  
其人則法度肅而天下治不得其人則法度

黃安形  
廢而天下亂然則其任至重未易稱也爾廣  
東道監察御史周家棟性開心遠學邃猷長  
早歲登朝芳標蓋世愛起家于花縣遂珥筆  
于栢臺而爾持操如弦洗心以水入執簡于  
柱後出理齏于海邊皆以蹇直著稱澄清流  
問朕甚嘉之茲特以覃恩授爾階文林郎錫  
之勅命夫今之天下雖曰治安然而吏少奉  
公之節士多養交之風比周之跡已彰尚矜  
介持由徑之踪漸露猶謂貞方朕甚耻焉茲

欲一道以同風性爾揚清而激濁勅曰御  
史簪筆侍朕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方其退也  
必得內賢恬安乃無逸思爾廣東道監察御  
史周家棟妻封孺人羅氏禔躬儉謹秉度溫  
純顯約無違唱隨交悲蓋婦人無儀其爲儀  
也大矣爾夫以皂囊馳譽有以也茲仍封爾  
爲孺人尚益飭其容功將永同其福祿

天臺先生書院記

秣陵焦竑

古學校之教修士求志達道未有不爲時用



者其在于鄉也高者尊爲父師少師而下亦不失爲更老日羣其子弟督教之迨歿則相與追思其功德祀之瞽宗推而目之曰先聖先師夔伯夷周公孔子顏子皆其人也近世理學莫盛于宋迨天聖明道間學猶未立而四書院之名獨聞于天下是時周之鹿洞陸徐巖朱之隱屏各以道德師于鄉爲之徒者率振二雅馴行藝修好世徒知賴其用而漸摩成就之功豈一日積哉天臺先生崛起楚

之黃安推明孔顏周陸之學與鄉人肄習之從遊者屢恒滿戶外已宦轍所至又自其鄉達諸四方今去之數十年而其教如存先生所風動抑已遠矣當其校士新安拔胡戾于鬻毘中而授之學至是縮印綬來爲邑令乃盡推先生之言厝諸政事要束精明寬簡中度闔部晏然民吏意得以其間造先生之廬與其子弟講求未墜之緒而闡繹之嘆曰古鄉先生沒必有祭吾師顧其可後爰卜地邑

東偏構堂三楹奉先生像設而同志之友及  
門之徒皆耐食于旁講堂三楹翼以二室待  
來遊者棲焉書舍二十楹羣多士于中誦詩  
讀書循二如琅二如也惟謹墻之東西復爲  
孝子節婦二祠周而覽之齋祭有所肄習有  
天庖溷燕休各有寧宇又出其餘買田數十  
畝會其入以具祀事既成書來俾余志之嗟  
乎先生特起千載之後明先聖之道以寤後  
之學者其于求仁之要修身之矩本末粲然

如指諸掌藉令遐陬獨學之士精思而實踐  
之可以學聖人而無難况黃人息遊于斯者  
皆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于聲容而得其  
意之所存能無憬然思奮者乎自是其賢者  
超然自信而獨立卽中材亦勉焉循其矩矱  
而寡過不惟先生之精神丰采久而彌新矣  
之傳于是邑亦將無窮矣侯名尚質字某徽  
之歛人蒞茲五載治最當遷矣而能加意于  
吏責所不及亦先生得士之驗也是爲記



江汝社約序

耿汝愚

昔孔子刪詩而闕楚說者曰荆蠻也無詩故  
勿錄然江沱汝漢非楚望哉胡迭見諸周召  
二南耶跡是知二南所錄大抵多楚聲第語  
中不綴山川故疏者漫謂南國焉而他自幽  
以外殊多亂世亡國音是孔子非止不欲諸  
國楚也直欲豐京楚耳迨屈大夫一變而遂  
爲詞賦祖李唐律興杜甫孟浩然輩並擅鉅  
宗稱聖到今由斯以觀楚無詩乎惟

重經

而乃士失厥旨習爲絺章繪句雷同綿

弱語以應有司有司惜錄焉承訛襲舛號爲

時文體復以詩能破壞之廢閣不講而楚爲

甚矣嗟夫當其盛時婦人孺子矢口陳詞亦

能入尼父之彀而剋三百篇及其衰也學士

大夫神紙濡毫求一巫師牧豎之謳而不可

得無他其風殊也黃安疆于江汝之間非昔

所左方其承而右遵其墳者哉趙宋之季割

爲裔徼文事廢焉興官府不設田畷之

子農隙而就村學究纔能書計便即罷去衣  
穀策肥而目不識一丁者比<sub>二</sub>也嘉靖末始  
置學官稍<sub>二</sub>有舍耒而事章句博矜佩者今  
更二世矣連衽泮水上能口四子之書者尚  
可指數乃今吳郎敦之復欲聯三五輩結社  
而爲詩亦何容易也雖然辟陋如蜀蠻悍如  
閩斷髮文身如吳以一太守<sub>二</sub>三宿儒與之  
尚能易爲文雅才士輩出矧江汝爲文明域  
而文士之文在茲哉語曰一夫善射千人決

拾葢言風也吳郎勗矣詩之道未易言不佞  
姑勿論抑序曰志之所之也諸君之爲詩或  
圖供生前之樂或靳傳身後之名或爲賓座  
縱談之樞或預史局受遴之地或豔于雅稱  
而漫以附或牽諸故交而強于同或庀于澤  
好遊之先資或開夙業欲捐之後竇志之所  
之或不一然當受體而思探韻而賦其爲調  
也將無同乎不佞嗜酒儻諸君不禁而許之  
飲則願偕劔首之一映焉令異日有圖香山



繪者英者而不佞得厠名貌其間則不佞幸矣

封承德郎耿汝愚安人彭氏安人黃氏勅天啓六年

勅曰士席先世光華而克自砥礪以文章行誼名于時而竟不及顯其用惜也維有䟽榮之典猶得其式穀之似以酬義方天道張弓其是之謂乎爾貢生贈修職郎南京戶部照磨所照磨耿汝愚乃順天府通判耿應昌之父

鳳毛絢彩豹澤舒文茁謝砌之蕙蘭業繩世美挺鄧林之翹楚名貢天廷惟期振翮乎雲霄庶幾取償于縹帙公明不達猶曰息六月以圖南長吉無年空令嘆千秋之埋玉肆嗣人之燕翼能展采而象賢是用覃恩贈爾爲承德郎如子官嘉世篤忠貞之軌錫寵登宗祐之休勅曰人子列鼎而痛陟屺于悲風撫高堂之靜樹未有不愴然興懷者矣矧慶所繇開慈均長我者乎欲紓義恤其類此綸

章焉爾贈孺人彭氏乃順天府通判耿應昌之嫡母儲英望族作儷儒宗稟懿則于安貞蔚芳模于聖善同人贊揚得和氣以凝祥伐木歌詩取休風而叶吉故鄉黨式庭幃之化誦言表閨閣之幽茲加贈爾爲安人渥惠露於荒丘覆慈雲於稿壤 勅曰劬勞之德欲報無繇襁褓之恩有懷難盡是以門人廢蓼莪之什孝子興風木之悲倘不邀再命之榮奚以酬三年之愛乎爾贈孺人黃氏乃順天

府通判耿應昌之生母秉謙作則賦性維貞敬夙夜其在公宜室家而不忒母儀靡悔坤德無疆植蘭王之姿臨風競賞產渥洼之駿歷塊呈竒維我良臣允繇慈迪是用加贈爾爲安人賁綸綍以舒華永栢捲之遺澤 授順天府通判承德卽耿應昌安人韓氏安人劉氏勅 天啓六年

勅曰朕綜核吏治欲作民庸念緊望亦有從專之司而京師尤爲四方之極故判馮翊者



必才誠卓茂其慎茲選也爾順天府通判耿  
應昌禔躬靡懈服采維勤展驥足于題輿試  
鴻圖于駮駕群空冀北五花之剖決如流價  
重荆南三輔之奠安攸繫以全材而畀重地  
賴有斯人繇半刺而縮通綸翳惟異日數馬  
識朝廷之富理財而裕軍國之需貽厥孫謀  
景仰三朝蕃碩繩其祖武威名千里神京用  
集箕弓表冶之休適叶風虎雲龍之會茲贈  
爾爲承德郎益勵廉能之節愈堅愛戴之心

如古之渤海漁陽誠旣稱黽勉任職者矣彼  
猶然外郡也况處輦轂之旁尤朕所式憑者  
乎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爾其念之朕有  
顯擢勅曰鳴鴈之音宜家攸繫傲鷄之佐  
沒世不忘是以慢服致警于昔賢悼亡鍾情  
于篇什苟生榮之不逮撫袿帨者寧無遺禬  
之思乎爾順天府通判耿應昌妻韓氏毓自  
德門嬪于名閥孝思根之天植女德備乎坤  
貞曳編揚儻王之輝河山式度贊素潔湘蘋

黃安而...  
之薦沼沚尸齊用襄震且于明星克贊象賢  
之濟美簾旌初掛寶鏡空懸念此音徽可忘  
寵錫茲贈爾爲安人玄壤榮日月之光綸綵  
耀松楸之色 勅曰古之廉吏以帷帳器物  
悉付外庭而其家安焉固知砥節失公不獨  
丈夫之概亦佐閫者之備士行而嫻士才也  
爾順天府通判耿應昌繼妻劉氏乃南京吏  
部尚書劉采之孫女毓秀名門作嬪吉士陳  
詩式史夙稟鄭康成之義方粉悅芳桂早開

紀邑始

周家棟

吾邑介梁楚縱橫五百里之內而治衷焉

世廟甲子割三邑不毛之鄙以啓茲宇亂崗複  
巘壁壑茆溪莽然一盜區也余問盜狀諸長  
老不數其椎劫屠殺之兇而述其鼓行伎倆  
之致亦有可解頤者焉秦某者畜家奴百人  
爲之徒居恒鬪矛盾爲技與富民黃某結姻  
好其相過必圓帽紅衣昇四人輿以自標也  
此盜而章服者也張某寃慧爲魁于岡麻申



信之間四時變服色不常舉止間雅里閑慶  
弔之會無不赴也每出筴獨寒囊臯比褥自  
隨官司有捕者必先知之此盜而文儒者也  
陳某族居數百指所劫道士冠服列械鼓吹  
爲嚮導而已披彩以殿之泛溪而下以自適  
也此盜而羽衣者也余聞之余母孺人族某  
積金僅數兩盜鳴木魚于樹顛而先以二盜  
門焉其婦啓戶曰此何方僧而丁丁然中夜  
不休耶言未卒二門者飛持去其夫奔之而

鳴魚之盜已啓緘而罄其藏矣此盜而縉流  
者也有徐某者人號徐毛狗比之狐也麻邑  
令金者素豪宕自喜聞其黠也而徵之徐卽  
謹見令令曰汝盜何敢見我徐曰盜信幸無  
左証耳令語塞第持銅盤以給之曰此金也  
汝能盜宥汝不能箠殺汝與汝爲三日約使  
其王者領而去而令勅守者數十輩晝夜圍  
盤惟謹徐醉卧王者廬而已至三日其王曰  
汝明日當對令誰爲收汝骨者乎徐笑不應

睡至夜半因踰令垣而入啓其扃至令寢取  
衣冠飾爲令作醉狀而出衆守者見令至皆  
辟易曰俞至矣俞至矣徐曰汝守好勞苦料  
此奴何敢盜吾盤汝皆去盤予我我明日筆  
殺之因持盤而入時燈光明滅而儼然令焉  
衆亦以爲令矣徐入皮衣冠于原所封其戶  
持盤置主人堂而已不知所往矣令晨起詰  
盜主人奉盤而進曰盜恐大人有意督過之  
也夜去矣問諸守者言盤所以狀令笑曰盜

以我爲孫叔敖乎此盜而優孟者也余弟生  
卿其父椎魯木彊人也盜某謂之曰今夕  
吾盜汝汝必戒我是夜果來門有備不得入  
從竇竊其確金而去錚錚然敲于月下明不  
欺也此盜而尾已者也柴家山去今治八十  
里而遙盜架市建樓居家焉貯妻妾長子孫  
以爲郡塢後袁二守者徃征之遂爲焦土此  
盜而列肆者也善乎哉李生之爲俠也作盜  
檄塗墮以懸之道其畧曰聖人受命原當草



黃安廟  
澤之英哲士趨時誰辨侯王之種惟我牛山之繚繞巋然王氣之嶙峋又曰聞爾黃陂站財稱陶李富數張劉倘懷後至之誅必從先來之賞云云其檄聞之楚中丞楚中丞聞之梁中丞會而聞之

上上命師焉余昔遊梁汝時問之山僧牛山者今羅邑迤南山也周環數十里中有沃產鳥道一徑他無得登焉蓋盜窟也

世廟前有馬指揮者引兵夜殲之或檄故之以也李生之誅盜亦巧矣李生死始有知其自黃陂站李某者余聞之陳生嘉謨云嗟夫豈世習盜而盜者以戲誅盜者亦以戲乎然皆間舉一二爲談秉其不聞者固多也然皆近余十數里內事其幅員內則未及也至于舞榭剗嬰伏尸燔舍則盜本業而人不奇曰是固然耳方余在太孺人襁褓時但夜聞戶外人履聲則坐鄧林中至曙未有敢脫衣冠而熟寢者官府遠不能治棄而委之鄉保之長

而保長得以操盜又得以鬻盜居然稱素封  
矣迄今猶可指數其家焉余記袁二守卜邑  
之時率土兵數萬與盜格鬪盜軍焉二守幾  
遇害賴鄉民李而得免豈不至岌岌乎既無  
囹圄又恐劫奪所獲盜則枕其足而折之盜  
屍積如阜亦畧足以償其慘矣乃今萑苻之  
鼓不鳴劍盜之犢被野家詩書而戶禮樂者  
伊誰之賜哉以是而思耿恭簡先生之建邑  
其功卽與吾邑相終始可矣

